

編者 宋文翰

初中
適用
中華文選

第六册

中華書局印行

初中適用
中華文選
第六冊

天

目次

頁數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	一
科學的人生觀	胡適	一六
今李守常		二七
美育與人生	蔡元培	三七
羅臺山逸事	樂鈞	四四
秦士錄	宋濂	四九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五五
郭橐駝傳	柳宗元	五九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	六四

目次

一

100964

- 慧觀梁啓超.....七五
-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朱光潛.....八三
- 桃花澗修禊詩序宋濂.....九五
- 建康同游記馮煦.....一〇〇
- 寒食雨中遊天竺楊萬里.....一〇七
- 詞六首張先等.....一一〇
- 新生活運動與禮義廉恥陳立夫.....一一六
- 明恥邵元沖.....一二四
- 復彭麗生書曾國藩.....一三二
- 與友人荆雪濤書于成龍.....一三六
- 魯仲連義不帝秦國策.....一四四
- 燕太子丹謀刺秦王司馬遷.....一五三

(天)

慎子拒齊求割地國策……………一六六

不為與不能孟子……………一七一

我所知道的康橋(上)徐志摩……………一七七

我所知道的康橋(下)徐志摩……………一八八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上)梁啓超……………一九九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下)梁啓超……………二〇七

先妣事略歸有光……………二一八

鳴機夜課圖記蔣士銓……………二二二

與幼小者(上)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二三一

與幼小者(下)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二四四

大同與小康禮記……………二五八

兼愛上墨子……………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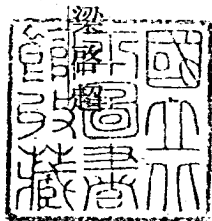
事因於世備適於事	韓非子	二六六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稚暉	二七一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葉紹鈞	二八二
勤工儉學傳書後	吳稚暉	二九二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	三〇二
革命哲學	蔣中正	三一三

初中適用
中華文選
第六冊

爲學與做人

諸君！我在南京講學將近三個月了。這邊蘇州學界裏頭，有好幾回寫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不能分身前來。今天到這裏，能毅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還要請諸君原諒：因爲我一個月以來，都帶着些病，勉強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長的講演，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

問諸君：『爲什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爲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爲什麼要求學問？』『你



想學些什麼？」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吧：『爲的是學做人。』你在學校裏頭學的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什麼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那些件學得精通，你能彀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爲三「達德」——智、仁、勇。爲什麼叫做「達德」呢？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纔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孔子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三)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

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知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知育要教道人不惑，情育要教道人不憂，意育要教道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

怎麼樣纔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再進一步，還須有遇事能判斷的智慧。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了，聽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食，說是蝦蟆貪嘴。那麼，一定鬧到什麼事都沒有主意，碰着一點疑難問題，就靠求神、問卜、看相、算命去解決。真所謂「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憐的人了。學校裏小學、中學所

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這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從前已經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各有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等租稅可以生出何樣結果，何種公債〔三〕可以生出何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

家、軍事家……等等，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得的知識，就是這一類。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够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纔懂這一件，那麼，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腳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纔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纔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着實磨練他，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麼，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一定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着實將養他，叫他變成清明；那麼，一件事理到跟前，我纔能很從容、很瑩澈的去判斷他，自然不至於惑了。

。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智者不惑」。

怎麼樣纔能不憂呢？爲什麼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在裏頭。「仁」，到底是什麼，很難用言語來說明。勉強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徧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人也。」曾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所以「仁」字從二人，鄭康成解他做「相人偶」也。總而言之，要被我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纔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徧人格。換句話說，宇宙

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體驗這個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則這種「仁者」爲什麼會不憂呢？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得失。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就不憂成敗。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所以易經六十四卦，始「乾」^{〔七〕}而終「未濟」^{〔八〕}；正爲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纔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我們所做的事，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中，往前挪一寸兩寸，那裏配說成功呢？然則不做怎麼樣呢？不做便連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敗了。「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纔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所以易經說：「君子以自強不息。」^{〔九〕}換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幾萬里路挪了一兩寸，算成

功嗎？所以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爲之。』（二）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成敗可說呢？

再者，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便不會憂得失。爲什麼呢？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纔有得失之可言。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的，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既已沒有東西爲我所得，當然亦沒有東西爲我所失。我只是爲學問而學問，爲勞動而勞動，並不是拏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可以爲我們「所得」的。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三）『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四）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得失可憂呢？總而言之，有了這種人生觀，自然會覺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五）；自然

會「無入而不自得」^{〔一〕}。他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憂」。

怎麼樣纔能不懼呢？有了不惑、不憂工夫，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但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豐富的知識，臨時也會用不着；便有很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然則意志怎麼纔會堅強呢？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二〕}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慊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三〕}俗語說得好：「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一個人要保持勇氣，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做起，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爲劣等欲望所牽制。

論語說：「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

：「悵也慾，焉得剛？」〔三〕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慾東拉西扯，那麼，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了。總之，一個人的意志，由剛強變爲薄弱極易，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這個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還有什麼事可做！受別人壓制，做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鬪，終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慾的奴隸，那麼，真是萬劫〔三〕沈淪，永無恢復的餘地，終身畏首畏尾，成了個可憐人了。孔子說：「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三〕我老實告訴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時時刻刻做磨練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練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應做的事，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雖

千萬人吾往矣」。這樣纔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懼」。

我們拏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請諸君想想，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爲有一點把握？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連一點把握都沒有，噯喲！那可真危險了，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諸君啊！你千萬別要以為得些斷片的知識就是算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吧：你如果做一個人，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卻越多越壞。你不信嗎？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知識的呀，還是沒有知識的呢？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

闕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識的呀，還是沒有知識的呢？諸君須知道啊！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代，意氣橫厲，天真爛漫，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爲什麼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屈原說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見一羣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諸君猛醒啊！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就是前車之鑒了。

諸君啊！你現在懷疑嗎？沈悶嗎？悲哀痛苦嗎？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嗎？我告訴你：你懷疑、沈悶，便是你因不能智纔會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纔會憂；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你因不勇纔會懼。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練，所以還未成個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

自覺啊！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那麼學校之外，當然有許多學問，讀一卷經，繙一部史，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諸君啊！醒醒吧！養足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題解

這是比公在蘇州對學生所作的講演辭，以知、情、意三達德的修養與磨練，勗勉學者，把自己造成一個堂堂的人物。

作者生平

梁啓超，見第二冊巴律西課。

注釋

〔一〕禮記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二〕語見論語子罕及憲問。

〔三〕公債，政府向人民所募集的債款。〔四〕語見禮記中庸。〔五〕鄭康成，名玄，後漢高

密人。少爲鄉耆夫，因不愛做官，遂到太學去讀書。博通經典及三統曆、九章算術等。後又師事馬融，遊學十餘年才歸家。隱居專修經業。著書多至百餘萬言，弟子數千人，爲我國大經學家。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著作今存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等。〔六〕意卽陪伴的相人。〔七〕乾，易經的第一卦名，爲運行不息之象。〔八〕未濟，易經最末的卦名，爲不能圓滿成功之象。〔九〕語見易經乾卦。〔一〇〕是晨門稱孔子的話。見論語憲問。

〔一一〕語見老子二章。〔一二〕語見老子八十一章。〔一三〕語見莊子齊物論。〔一四〕語見禮記中庸。〔一五〕二句都見孟子公孫丑上。〔一六〕語見孟子公孫丑上。〔一七〕語見論語公冶長。〔一八〕佛經說天地一成一敗，叫做一劫，沿用爲一世的意思。萬劫，猶言萬世。〔一九〕塞，猶實也。語見禮記中庸。〔二〇〕屈原，名平，別號靈均，楚之同姓，爲我國辭賦家之祖。爲人博聞強志，嫻於辭令，初極爲懷王所信任。後懷王信讒，疏遠屈原，致爲秦所劫，客死秦國。頃襄王嗣立，仍信讒，把屈原遠放江南。原知始終沒有回國的希望，先後作離騷遠遊等篇，自沈汨羅江而死。〔二一〕語見離騷。

語文互證

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你能够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即使所學

事事精通，而能否成爲堂堂之一人，猶未可知也。

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吾人日常所遇之事理，複雜而變化多端，非單純而一成不變者。

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吾人不言人格主義則已；如言人格主義，則自以普遍人格爲依歸。

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若并人格而無之，則孰者爲我，孰者爲人，絕無明顯之界限。

習題

(一) 什麼是智？什麼是仁？什麼是勇？

(二) 智何以就不會惑？仁何以就不會憂？勇何以就不會懼？

爲學與做人

(三)具有智、仁、勇三達德，做人的條件已完備否？

科學的人生觀

胡適

今天講的題目，就是「科學的人生觀」，研究人是什麼東西？在宇宙中佔據什麼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因為少年人近來覺得很煩悶，自殺、頹廢的都有，我比較至少多吃了幾斤鹽，幾擔米，所以來計劃計劃，研究自身人的問題。至於人生觀，各人不同，都隨環境而改變，不可以一個人的生觀去統理一切；因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們至少要以科學的立場，去研究牠，解決牠。「科學的人生觀」有兩個意思：第一拿科學做人生觀的基礎；第二拿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我

們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方法。

現在先講第一點，就是人生是什麼？人生是啥物事？科學的研究結果來講，我在民十二年發表了十條，這十條就是武昌有一個主教，稱爲新的十誡，說我是中華基督教的危險物的。十條內容如下：

(一)要知道空間的大。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從前孫行者翻筋斗，一翻翻到南天門，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觀念，何等的小？現在從地球到銀河中間的最近的一個星，中間距離，照孫行者一秒鐘翻十萬八千里的速率計算，恐怕翻一萬萬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宇宙間的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們人類，更是小，直是不成東西的東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爲是萬物之靈，同大地並行，

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徵象，這是錯的。從前王充很能見得到，說：『一個蝨子不能改變那袴子裏的空氣，和那人類不能改變皇天一樣。』^(一)所以我們眼光要大。

(二) 時間是無窮的長 從地質學、生物學的研究，曉得時間是無窮的長，以前開口五千年，閉口五千年，以爲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陽系的存在，有幾萬萬年的歷史，地球也有幾萬萬年，生物至少有幾千萬年，人類也有二三百萬年，所以五千年佔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時間之長，就可以看見各種進步的演變，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三) 宇宙間自然的行動 根據了一切科學，知道宇宙、萬物都有一定不變的自然行動。「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如此的行動，並沒有一種背後的指

示，或是一個主宰去規範他們。明白了這點，對於月蝕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種種迷信，可以打破了。

(四)物競天擇的原理 從生物學的智識，可以看到物競天擇的原理。鯽魚下卵有幾百萬個，但是變魚的只有幾個；否則就要變成「魚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又吃更小的，人類都是如此。從此曉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動；否則要安排起來，爲什麼不安排一個完善的世界呢？

(五)人是什麼東西 從社會學、生理學、心理學方面去看，人是什麼東西？吳稚暉（吾）先生說：『人是兩手一個大腦的動物，與其他的不同，只在程度上的區別罷了。』人類的手，與雞、鴨的掌差不多，實是他們的弟兄輩。

(六)人類是演進的 根據了人種學來看，人類是演進的

；因為要應付環境，所以要慢慢的變；不變不能生存，要滅亡了。所以從下等的動物，慢慢演進到高等的動物，現在還是演進。

(七) 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 根據了心理學、生物學來講，心理現狀是有因果律的。思想、做夢，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是心理、生理的現象，和頭疼一般；所以人的心理說是超過一切，是不對的。

(八) 道德、禮教的變遷 照生理學、社會學來講，人類道德、禮教也變遷的。以前以為腳小是美觀，但是現在腳小要裝大了。所以道德、禮教的觀念，正在改進。以二十年、二百年或二千年以前的標準，來判斷二十年、二百年、二千年後的狀況，是格格不相入的。

(九)各物都有反應 照物理、化學來講，物質是活的，原子分爲電子，是動的。石頭儼然加了化學品，就有反應，像人打了一記，就有反動一樣。不同的，只在程度不同罷了。

(十)人的不朽 根據一切科學智識，人是要死的，物質上的腐敗，和貓死狗死一般。但是個人不朽的工作，是功德；在立德，立功，立言。善惡都是不朽。一塊痰中，有微生物，這菌能散佈到空間，使空氣都惡化了；人的言語，也是一樣。凡是功業、思想，都能傳之無窮；匹夫匹婦，都有其不朽的存在。

我們要看破人世間、時間之偉大，歷史的無窮，人是最小的動物，處處都在演進，要去掉那小我的主張，但是那小小的人類，居然現在對於制度、政治各種都有進步。

以前都是拿科學去答覆一切，現在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人生，就是哪哼〔卷〕生活？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是，至少要有那科學的方法、精神、態度去做。分四點來講：

一、懷疑 第一點是懷疑。三個弗相信的態度。人生問題就很多。有了懷疑的態度，就不會上當。以前我們幼時的智識，都從阿金、阿狗、阿毛等黃包車夫、娘姨處學來；但是現在自己要反省，問問以前的智識是否靠得住？有此態度，對於什麼馬克思〔卷〕牛克思〔卷〕等主義都不致盲從了。

二、事實 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像貼貼標語，什麼打倒田中義一〔卷〕等，都僅務虛名，像豆腐店裏生意不好，看看「對我生財」洩悶一樣。又像是以前的畫符，一畫符病就好的思想。貼了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真個打倒了麼？這不對，

我們應做切實的工作，奮力的做去。

三、證據 懷疑以後，相信總要相信，但是相信的條件，就是拿憑據來。有了這一句，論理學諸書，都可以不讀。赫胥爾^[6]的兒子死了以後，宗教家去勸他信教，但是他很堅決的說，『拿有上帝的證據來。』有了這種態度，就不會上當。

四、真理 朝夕的去求真理，不一定要成功，因為真理無窮，宇宙無窮；我們去尋求，是盡一點責任，希望在總分上，加上萬萬分之一。勝固是可喜，敗也不足憂。明知賽跑，只有一個人第一，我們還要跑去，不是為我為私，是為大家。所以只有科學真真有共產主義的精神。發明不是為發財，是為人類。英國有一個醫生，發明了一種治肺的藥，但是因為自秘，就被醫學會開除了。

所以科學家是爲求真理。莊子雖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的話頭，但是我們還要向上做去，得一分就是一分，一寸就是一寸，可以有亞基米特氏發現浮力時叫 *Eureka* 的快活。有了這種精神，做人就不會失望。所以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牠圓就圓，方就方，是有意義；因爲真理無窮，趣味無窮，進步快活也無窮盡。

題解

本篇是胡適在蘇州青年會的講演辭，旨在依據科學確定人生觀，并用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吾人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方法，爲一般青年指示人生正確的趨向、生活的態度與方法。

作者生平

胡適，見第一冊最後一課。

注釋

- 〔一〕哈物事，即什麼，蘇州的方言。〔二〕耶穌教裏相傳有先知摩西傳下的十誡：一不得奉他神，二不得造偶像，三不得妄呼上帝的名，四須謹守安息日，五要孝敬父母，六勿殺人，七勿犯姦淫，八勿盜竊，九勿作誑語，十勿貪他人所有的東西。〔三〕王充，字仲任，東漢上虞人，漢代懷疑派的思想家。爲學好博覽，不守章句。仕爲郡功曹，以數諫諍，不合而去。閉門潛思，作論衡八十餘篇，斥虛妄、破迷信、譏世俗，甚至不惜譏彈孔孟。〔四〕論衡變動篇：『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縱，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
- 〔五〕見本冊機器促進大同說課。〔六〕哪哼，蘇州方言怎樣。〔七〕馬克斯 (Marx, 1818—1883)，德國社會主義的思想革命家。〔八〕並無其人，是作者爲增加語趣而牽連杜撰及的。〔九〕田中義一，日本前外相，著有田中奏摺。實爲侵略中國的整個計劃。〔一〇〕赫胥

爾 (Herschel, 1738—1822)、德國天文學家。〔11〕莊子，名周，戰國楚蒙人。曾一度爲漆園吏，後隱居不仕。對於學問，無所不窺，而以道德爲宗。史記稱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免」。但所作十九多爲寓言。著有文章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11〕語見莊子養生主篇。〔11〕亞基米特 (Archimedes, B. C. 2200)、希臘哲學家、數學家、博物學家。物理學上比重的原理，就是他發明的。

語文互證

研究人是什麼東西？在宇宙中佔據什麼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所研究者，人爲何物？其在宇宙間之位置爲何？人生之意義又爲何？

我們人類，更其小，直是不成東西的東西。——人類在天地間，特一渺小之微塵耳。

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考諸天文與物理，而知宇宙之大。

三個弗相信，人生問題就很多。——不輕置信，則人生問題自多。

現在自己要反省，問問以前的智識是否靠得住？——今日者，須自反省，前日所得之智

識果爲真理否乎？

習題

- (一) 什麼是人生觀？
- (二) 要怎樣去確定自己的人生觀？
- (三) 生活的態度與方法應當怎樣？

今

李守常

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爲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

爲什麼「今」最可寶貴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孫〔2〕所說的話答這個疑問：『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天不能喚回來，

今

明天還不確實。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

爲什麼「今」最易喪失呢？因爲宇宙大化，刻刻流轉，絕不停留。時間這個東西，也不因爲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試問吾人說「今」、說「現在」，茫茫百千萬劫，究竟那一剎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成爲「過去」了。吾人若要糊糊塗塗把他丟掉，豈不可惜？

有的哲學家說，時間但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說，「過去」「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爲「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話，倒有些道理。因爲「現在」就是所有「過去」流入的世界。換句話說，所有「過去」，都埋

沒於「現在」的裏邊。故一時代的思潮，不是單純在這個時代所能憑空成立的，不曉得有幾多「過去」時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所有「過去」時代的思潮湊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於時代潮流裏面，所激起的波瀾、聲響，都向永遠流動、傳播，不能消滅。屈原的離騷，永遠使人人感泣。打擊林肯三頭顱的槍聲，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一時代的變動，絕不消失，仍遺留於次一時代。這樣傳演，至於無窮，在世界中有一貫相聯的永久性。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此數個複雜事件，與明日的數個複雜事件，更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勢力結合勢力，問題牽起問題。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

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掣「現在」的鈴，無限的「過去」「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現時有兩種不知愛「今」的人：一種是厭「今」的人，一種是樂「今」的人。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因起一種回顧「過去」的感想。他們覺得「今」的總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風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復古。他們的心力全施於復古的運動。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與復古的厭「今」派全同。但是他們不想「過去」，但盼「將來」。盼「將來」的結果，往往流於夢想，把許多「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業

都放棄不做，單是耽溺於虛無縹緲的空玄境界。這兩派人都是不能助益進化，並且很足阻滯進化的。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人。他們覺得所處境遇可以安樂優游，不必再商進取，再為創造。這種人喪失「今」的好處，阻滯進化的潮流，同厭「今」派毫無區別。

原來厭「今」為人類的通性。大凡一境尙未實現以前，覺得此境有無限的佳趣，有無疆的福利；一旦身臨其境，卻覺得不過爾爾^(三)，隨即起一種失望的念，厭「今」的心。又如吾人方處一境，覺得無甚可樂；而一旦其境變易，卻又覺得其境可戀，其情可思。前者為企望「將來」的動機，後者為反顧「過去」的動機。但是回想「過去」，毫無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時

間。若以企望「將來」的動機，而盡「現在」的努力，則厭「今」思想，卻大足爲進化的原動。樂「今」是一種惰性^(B)；須再進一步，了解「今」所以可愛的道理。「今」的可愛，全在憑他可以爲創造「將來」的努力，決不在得他可以安樂無爲。

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惡若何深重，禍患若何劇烈。要曉得「現在」的境象，倘若真是這樣黑暗，這樣卑污，罪惡這樣深重，禍患這樣劇烈，也都是「過去」所遺留的宿孽，斷斷不是「現在」造的；全歸咎於「現在」，「現在」是斷斷不能受的。要想改變他，但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B)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

有生活上的潮流隨着大實在的奔流，以爲擴大，以爲繼續，以爲進轉，以爲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

憶獨秀先生曾於一九一六年文中說過，青年欲達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殺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嘗推廣其意，也說過人生唯一的斷嚮，青年唯一的責任，在『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並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和生命於宇宙之間；如何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沈滯於昨日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日的「我」存在；不止有昨日的「我」，昨日

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萬億年的「我」，都儼然存在於「今我」的身上。然則「今」之「我」，「我」之「今」，豈可不珍重自將，爲世間造些功德？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量的人，卽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

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爲「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爲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卽我，我

卽宇宙」之究竟。

題解

本篇也是討論人生觀的文章，要旨在於篇後表出，卽「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爲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而着重於努力「現在」，勿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

作者生平

李守常，名大釗，河北樂亭縣人。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創辦新青年。民國十六年，爲張作霖所殺。

注釋

〔一〕耶曼孫 (Emerson, 1803—1882)，美國詩人兼評論家。〔二〕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09—1865)。一八六〇年選爲北美合衆國第十六任總統。解放黑奴，戰勝南部諸州，後爲反對黨所暗殺。〔三〕爾爾，猶俗言那樣罷了。〔四〕惰性 (Inertia)，一稱慣性

，物理學上的用語。凡天空的物體不受外力的作用而生變化的，叫做惰性。「五」大實在，

謂宇宙。

語文互證

因為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以其易失也，故益覺其可貴。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人。——

樂「今」者，類為無志趣、無意識者也，滿足於「現在」之一切者也。

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界若何黑暗，若何卑污。——志熱於復古

者，動言「現在」之境界若何黑暗，若何卑污。

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又不當以

「今」境自足，而不出其「現在」之努力，以謀「將來」之發展。

習題

(一)「今」的可貴處何在？

(二)怎樣才算真正愛「今」的人？

(三)依李氏的見解，人生的態度與方法應當怎樣？

美育與人生

蔡元培

人的一生活，不外乎意志〔二〕的活動。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爲較近之觀照者，是知識；所以供遠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

意志之表現爲行爲。行爲之中，以一己的衛生而免死、趨利而避害者爲最普通；此種行爲，僅僅普通的知識就可以指導了。進一步的，以衆人的生與利爲目的，而一己的生與利即託於其中；此種行爲，一方由於知識上的計較，知道衆人皆死而

一己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獨利；又一方面則亦受感情的推動，不忍獨生以坐視衆人的死，不忍專利以坐視衆人的害；更進一步，於必要時願捨一己的生以救衆人的死，願捨一己的利以去衆人的害，把人我的分別，一己生死利害的關係，統統忘掉了，這種偉大而高尚的行爲，是完全發動於感情的。

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爲，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爲強，轉薄而爲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爲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

美的對象，何以能陶養感情？因爲他有兩種特性：一是普遍；二是超脫。

一瓢之水，一人飲了，他人就沒得分潤；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沒得並立；這種物質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長

人我的區別、自私自利的計較的。轉而觀美的對象，就大不相同。凡味覺、臭覺、膚覺之含有質的關係者，均不以美論；而美感的發動，乃以攝影及音波輾轉傳達之視覺與聽覺爲限，所以純然有「天下爲公」之概。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覽；夕陽明月，人人得而賞玩；公園的造象，美術館的圖畫，人人得而暢觀。齊宣王稱『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樂樂』；陶淵明稱『奇文共欣賞』；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證明。

植物的花，不過爲果實的準備；而梅、杏、桃、李之屬，詩人所詠歎的，以花爲多。專供賞玩之花，且有因人擇的作用，而不能結果的。動物的毛羽，所以禦寒，人因有製裘、織呢的習慣；然白鷺之羽，孔雀之尾，乃專以供裝飾。宮室，可以

避風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與彩畫？器具，可以應用就好了，何以要圖畫？語言，可以達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別音調的詩歌？可以證明美的作用，是超越乎利用的範圍的。

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見，又有超脫性以透出利害的關係；所以當着重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概；甚且有「殺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這是完全不由於知識的計較，而由於感情的陶養，就是不源於智育，而源於美育。

所以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種普通職業，以應利用厚生的需要；而於工作的餘暇，又不可不讀文學，聽音樂，參觀美術館，以謀知識與感情的調和。這樣，纔算是認識人生的價值了。

題解

本文說明美育有二種特性：一爲普遍性，用以破除人我之成見；一爲超脫性，用以看透利害之關係。二者均可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之轉弱爲強，轉薄爲厚，以與知識相調和，而完成其偉大而高尚之行爲。

作者生平

蔡元培，見第一冊圖畫課。

注釋

〔一〕意志，心理學名辭，指思慮選擇決斷等心理作用言。〔二〕不相入的成例，即物理學上之不可入性。蓋凡物體必在空間上占一位置，而此物體所占之位置，任何他物必不能復入，是曰不可入性。〔三〕四語皆出孟子梁惠王下，惟字句稍有變更，每句中第一個樂字作音樂解，第二個樂字作喜樂解。〔四〕句見陶集移居詩，略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對晨夕……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五〕見孟子滕文公下。趙岐云：『淫，謂亂其心也；移，謂易其行也；屈，謂挫其志也。』

〔六〕論語衛靈公記孔子之言。原文作：『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語文互證

此種行爲，一方由於知識上的計較，知道衆人皆死而一己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一己不能獨利；又一方面則亦受感情的推動，不忍獨生以坐視衆人的死，不忍專利以坐視衆人的害。——此行爲之表現，一從知識上計較，知衆人皆死而己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已不能獨利；一由感情之推動，不忍坐視衆人之死而己獨生，衆人皆害而已獨利。——此行爲之表現，其動力有二：知衆人皆死而己不能獨生，衆人皆害而已不能獨利，此由於理知之計較一也；不忍坐視衆人之死而獨生，衆人皆害而獨利，此由感情之推動二也。

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尙的行爲，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人皆有感情，然而無偉大而高尙之行爲，此由於感情推動之力薄弱故也。

一瓢之水，一人飲了，他人就沒得分潤。——一瓢之水，一人飲之，他人即不得分潤。

習題

- (一)何以見得美有普遍性？
- (二)何以見得美有超脫性？
- (三)美育優於智育嗎？

羅臺山逸事

樂鈞

羅臺山有高，江右^{〔三〕}人。嘗察孝廉^{〔三〕}，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以博雅聞海內。能拳勇，善擊劍，風流、雋爽，殊有奇氣。

好購買古器，鼎彝、權律^{〔三〕}之屬，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三〕}、南宮^{〔三〕}之癖。數千里外，獨行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灩澦^{〔三〕}、峨眉^{〔三〕}、劍閣^{〔三〕}山水之雄險，束裝獨游。比返，載石盈舟，如百萬金寶，壓舟欲沈墜。處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縑帛。坐舟中捧運摩挲，終日不休。

舟子竊窺視，以爲財也，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舟

子四：一老翁，其二爲翁子，一爲備者。二子及備者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祕之；翁詰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噫！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患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袖而占之，知有殺機；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

後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儕請曰：『今日享神介福，願以餽餘〔五〕爲客壽，客其無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鳩〔六〕也，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度無所避匿，亦不固強。羅自出紹興釀一瓮，傾杯大嚼。瓮幾罄，僞醉，據榻滅燭寢。

頃之，三人各秉炬持刀入，刀晃晃如霜雪。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爲之，如酣臥狀。相

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飛一石起，中腕，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其項，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曹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余志！』

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謁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復故態，必血吾刀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某猶其季指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於是共疑羅神人，奴僕事之，訖於既，不敢有貳。

題解

羅臺山，名有高，清江西瑞金人。乾隆舉人。少習技擊，力敵數十人。後潛心理學，爲學凡數變。晚交彭紹升，長齋讀佛典。爲文旁通曲幽，能自表所獨得。著有尊聞居士集。逸事，見第四冊左忠毅公軼事。

作者生平

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清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爲翁方綱弟子，以才名遊王侯公卿間。工詩，著有青芝山館集。

注釋

- 〔一〕江右，指江西省；有高爲江西瑞金人，故云。〔二〕孝廉，舉人的別稱。〔三〕權，稱錘，古常刻有文字，爲近世所珍視的古董。律，律呂，正樂之具。古用竹玉，漢末用銅。
- 〔四〕白居易太湖石記：『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按奇章公，卽牛僧孺，

穆宗時爲相，敬宗時，封奇章郡公。與李宗閔相結，權傾天下。〔五〕南宮，指宋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嘗奉詔入宣和殿，觀禁內書畫，故世稱米南宮。好蓄奇石，有潔癖。爲文奇險，擅長書畫，精於鑒賞。累官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著有寶晉英光集、書畫硯諸史。

〔六〕瞿塘，灩澦堆，見第二冊三峽記遊課。〔七〕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分大峨眉、中峨眉、小峨眉，三山連列，極雄險。〔八〕劍閣，在四川劍閣縣北。水經注：『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九〕餒，尸尸，去。餒餘，謂祭畢神食的餘物，意卽祭肉。〔一〇〕鴆，毒鳥，食蛇；以其羽畫酒，飲之卽死。〔一一〕擬，假試。〔一二〕點金術，古時一種化石爲金的方術。列仙傳載晉南昌人許遜，爲旌陽令，點石成金，補足逋賦。〔一三〕季指，喻言小腳色。儀禮少牢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猶小也。』〔一四〕戾，罪過。〔一五〕爲事之如奴僕的變句。〔一六〕既，終也。

習題

（一）本篇的取材和正式的記傳有無不同？

(二)本篇作傳的旨趣何在？

(三)譯後三段爲語體文。

秦士錄

宋 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

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彌止之曰：『勿走也。彌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彌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如貫珠。彌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彌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彌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秦定_三末，德王_三執法西御史臺_三，弼造書數千言，袖謁
。闔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
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
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_三，尙未臣順。閒者駕
海艦，互市於鄆_三，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
。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
西南諸蠻_三，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_三，稱制_三，與中國
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_三伐之
，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
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
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
？』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

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言良馬各一，雖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彌至，衆槊並進，彌虎吼而奔，人馬辟易言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瘴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言酒勞彌，彌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言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言與王有隙，格言其事不下。彌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言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彌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

殆絕，玄鳥音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題解

秦，陝西省的別稱，因其地春秋戰國時爲秦所有，故名。錄，書志一類的文字，爲傳記的別稱。本篇之旨，在深惜才士之不遇，並爲有國者致不用賢才之戒；文字描寫生動，人物個性活現紙上，是一篇很好的傳奇。

作者生平

宋濂，見第三冊送東陽馬生序課。

注釋

- 〔一〕雄，有勝人之意。〔二〕擘，分劈。〔三〕昇，兩人擡舉。〔四〕箕踞，謂張兩腳坐，其形如箕。〔五〕雅，素向。〔六〕速，招請。〔七〕四庫書，卽經、史、子、集。〔八〕七經，詩、書、易、禮、春秋、周禮、儀禮七書的總名。〔九〕纒，力亡，音麗。纒纒

，相連屬貌。〔一〇〕兒撫，謂如撫小兒似的。〔一一〕秦定，元秦定帝年號。〔一二〕德王，名馬札兒台，元名相脫脫之父。〔一三〕西御史臺，即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一四〕東海島夷，指日本，終元之世不曾降服。〔一五〕鄞，今浙江鄞縣。〔一六〕西南諸蠻，指當時安南、緬甸、占城、爪哇等國。〔一七〕黃屋，天子所乘的車，以黃繪爲蓋裏，叫黃屋車。纛，去么，去，舊入，音毒。左纛，用雉毛做，爲天子車的飾物。〔一八〕天子的文書稱制書。稱制，猶言稱帝。〔一九〕這用五代後晉景延廣故事，並以劍代兵。時後晉不肯對契丹稱臣，只許稱孫，契丹怒，使使者來詰問。景對使者說：『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早來。』〔二〇〕鎧，弓旁，去，音款；鐵甲。〔二一〕辟易，謂驚走退避。〔二二〕勺，通酌。〔二三〕王鐵槍，即後梁名將王彥章。爲人驍勇異常，每戰用二鐵槍，重皆百斤，所向無敵，時人稱爲王鐵槍。〔二四〕丞相，疑指當時右丞相塔失帖木兒或左丞相倒剌沙。〔二五〕格，阻格。〔二六〕王屋山，在河南濟源縣與陝西垣曲縣之間。〔二七〕玄鳥，燕子。

習題

- (一) 鄧弼有什麼本領？
- (二) 有這樣奇才的人何以不能爲國家做點事情？
- (三) 作者作這篇文章的意思何在？
- (四) 本篇和正式的傳記不同的地方何在？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一〕}，餘三十年。舍^{〔二〕}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

之當_{〔三〕}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備以賞_{〔四〕}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饘以嬉。夫饘，易能，可力_{〔五〕}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

『嘻！吾操饘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

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也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

朱〔卷〕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卷〕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題解

圻，又，平。圻者，卽俗言泥水匠。

作者生平

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爲人鯁直。德宗時，以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憲宗時，官刑部侍郎，又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卒，諡曰文。常病當時文章流於俳偶，以提倡古文自任。六經百家之書，無不通貫；文章闡深奧衍，蘇軾推爲文起八代之衰者。著有昌黎集。

注釋

〔一〕鑊，口弓，平；圻者塗泥灰所用的工具。手鑊衣食，謂親自做泥水匠生活。〔二〕舍，寄居。〔三〕當，相當的價值。〔四〕賞，同償。〔五〕力，謂可努力以成其事。〔六〕楊朱，戰國時人，唱利己主義者。孟子盡心上：『楊子取爲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也。』〔七〕夫，讀作扶。夫人，猶那個人。

習題

- (一) 圻者王承福傳和秦士錄、羅臺山逸事比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 (二) 王承福的言論對否？
- (三) 譯二三兩段爲語體文。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二)，癡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三)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四)欲舒，其培^(五)欲平，其土欲故，其築^(六)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七〕}，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七〕}，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七〕}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七〕}。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七〕}爾植，督爾穫，蚤^{〔七〕}繰^{〔七〕}而^{〔七〕}緒，蚤^{〔七〕}織而縷，字^{〔七〕}而幼孩，遂^{〔七〕}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

爲官戒也。」

題解

郭橐駝，假託的人名。作者借此諷諭做官的治民不得其法。

作者生平

柳宗元，見第一冊詩三首課。

注釋

〔一〕僕，劣又，陽平；背曲。〔二〕致，獲得。〔三〕本，樹根。〔四〕培，培養。

〔五〕築，填泥。〔六〕恩，殷勤。〔七〕理，治理，謂治天下國家。〔八〕長，出尤，上。

長人者，指做官的。〔九〕禍，禍害，謂害人。〔一〇〕勸，下口，舊入；勉勵。〔一一〕

緣，么么，上；抽繭出絲。〔一二〕而，同爾，即第二身代名詞你們的。〔一三〕字，養育

• 〔一四〕遂，生長。

習題

-
- (一) 試述郭橐駝種樹的方法。
 - (二) 依郭橐駝的意見，治民應取什麼方法？
 - (三) 譯三四兩段爲語體文。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

我在發窘的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就是我手裏這一小幅畫，等我來講道理給你們聽。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製的。你們看這個小孩子在海邊沙灘上獨自的玩，赤腳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勁把它往沙裏栽；左手提着一把澆花的水壺，壺裏水點一滴一滴的往下吊着。離着小孩不遠看得見海裏翻動着的波瀾。

你們看出了這畫的意思沒有？

在海沙裏種花，在海沙裏種花！那小孩這一番種花的熱心怕是白費的了。沙磧是養不活鮮花的，這幾點淡水是不能幫忙

的；也許等不到小孩轉身，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況且那海水的浪頭也快打過來了，海浪沖來時不說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樹也怕站不住——所以這花落在海邊上是絕望的了，小孩這番力量準是白化的了。

你們一定很能明白這個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聰明的，他拏這畫意來比我們一羣獸子，樂意在白天裏做夢的獸子，滿心想在海沙裏種花的傻子。畫裏的小孩拏着有限的幾滴淡水想維持花的生命，我們一羣夢人也想在現在比沙漠還要乾枯比沙灘更沒有生命的社會裏，憑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幾顆文藝與思想的種子，這不是一樣的絕望一樣的傻？想在海沙裏種花，想在海沙裏種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聰明的朋友說，這幅小小畫裏

的意思還不止此；諷刺不是它的目的。它要我們更深一層看。在我們看來海沙裏種花是傻氣，但在那小孩自己卻不覺得。他的思想是單純的，他的信仰也是單純的。他知道的是什麼？他知道花是可愛的，可愛的東西應得幫助它發長；他平常看見花草都是從土裏長出來的，他看來海沙也只是地，爲什麼海沙裏不能長花他沒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拏花來栽，拏水去澆，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來讚美這美麗的生命；以後怎麼樣，海沙的性質，花的運命，他全管不着！我們知道小孩們怎樣的崇拜自然，他的身體雖則小，他的魂靈卻是大的；他的衣服也許髒，他的心可是潔淨的。這裏還有一幅畫，這是自然的崇拜，你們看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頭的百合花，這時候他的心

與月光一般的清潔，與花一般的美麗，與夜一般的安靜。我們可以知道到海邊上來種花那孩子的思想，與這月下拜花的孩子思想一樣的单純、清潔，我們可以想像那一個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是一樣來對着花膜拜祈禱——他能把花暫時栽了起來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後怎麼樣不是他的事情了。

你們看這個象徵不僅美，並且有力量；因為它告訴我們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這單純的爛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了他——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殘、有消滅的時候，但小孩愛花種花這一點天真，卻有的是永久的生命。

我們來放遠一點看。我們現有的文化只是人類在歷史上努力與犧牲的成績。為什麼人們肯努力犧牲？因為他們有天生的

信心；他們的靈魂認識什麼是真什麼是善什麼是美，雖則他們的肉體與知識有時候會誘惑他們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們認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價值的時候，他們就自然的會得興奮，不期然的自己犧牲，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色的世界裏，贖出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耶穌爲什麼不怕上十字架？密爾頓何以瞎了眼還要做詩？貝德花芬何以聾了耳還要製音樂？密乞郎其羅何以爲什麼肯積受幾個月的潮溼不顧自己的皮肉與靴子連成一片的用心思，爲的只是要解決一個小小的美術問題？爲什麼永遠有人到冰洋盡頭雪山頂上去探險？爲什麼科學家肯在顯微鏡底下或是數目字中間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陰？

爲的是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們不可搖動的信心；像我們

在海沙裏種花的孩子一樣，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爲善的原則犧牲，科學家爲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爲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

你們想想在這地面上做事難道還不是一樣的傻氣——這地面還不與海沙一樣不容你生根；在這裏的事業還不是與鮮花一樣的嬌嫩？——潮水過來可以沖掉，狂風吹來可以折壞，陽光曬來可以薰焦我們小孩子手裏擎着往沙裏栽的鮮花，同樣的，我們文化的全體還不一樣有隨時被沖掉、折壞、薰焦的可能嗎？巴比倫的文明現在那裏？澎湃城曾經在地下埋過千百年，克利脫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間纔完全發見。並且有時一件事體的存在並不能證明它生命的繼續。這區區地球的本體就有一千萬個毀滅的可能。人們怕死，不錯，我們怕死人，但

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單有軀殼生命沒有靈性的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文化也有這種情形，死的文化倒也罷了，最可憐的是勉強喘着氣的半死的文化。

你們如其問我要例子，我就不遲疑的回答你說，朋友們，貴國的文化便是一個喘氣的活死人！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的幾個祖宗爲了不變的原則犧牲他們的呼吸與血液，爲了不死的生命犧牲他們有限的存在，爲了單純的信心遭受當時人的訕笑與侮辱。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聽見普遍的聲音像潮水似的充滿着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看見強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掃掠過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爲某種主義流過火熱的鮮血。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的骨髓裏有膽量，我們的說話裏有分量。這

是一個極傷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這時代犯了什麼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很心的賞給我們這樣惡毒的刑罰？你們看看去，這年頭到那裏去找一個完全的男子或是一個完全的女子——你們去看去，這年頭那一個男子不是風癱，那一個女子不是鼓脹！要形容我們現在受罪的時期，我們得發明一個比醜更醜比髒更髒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弱更懦弱的一類生字去！朋友們，真的我心裏常常害怕，害怕下回東風帶來的不是我們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鮮花、青草、蝴蝶、飛鳥，我怕他帶來一個比冬天更枯槁、更悽慘、更寂寞的死天——因為醜陋的臉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們這樣醜陋的變態的人心與社會憑什麼權利可以問青天要陽光，問地面要青草，問飛鳥要音樂，問花朵要顏色？你問我明天會不會放亮？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竟許

不——

歸根是我們失去了我們靈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個單純的信仰，一點爛漫的童真！不要說到海灘上去種花——我們都是聰明人誰願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裏種花你都懶怕動手哪！最可怕的懷疑的鬼與厭世的黑影已經占住了我們的靈魂！

所以朋友們，你們都是青年，都是春雷聲響不會停止時破綻出來的鮮花，你們再不可墮落了——雖則陷穿的大口滿張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爛漫的天真直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們要保持那一點的信心，這裏面連着來的就是精力與勇敢與靈感——你們要不怕做小傻瓜，儘量在這人道在海灘邊種你的鮮花去——花也許會消滅，但這種花的精神是

不爛的……

題解

本文節錄落葉，就種花海灘的畫片，發爲議論，文體頗似序跋；而主旨在以種花比喻從事文藝。畫片中的小孩，不擇地種花，智雖不足，而信仰卻十分單純、清潔。從事文藝的，也只要憑着單純的信心去創作，幫助可愛的東西發長；此外成敗可以不問。

作者生平

徐志摩，見第三冊想飛課。

注釋

- [一] 密爾頓 (John Milton, 1608—1674)，是英國有名的詩人。 [二] 貝德花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德國的大音樂家。 [三] 密侖郎其羅 (Michelangelo, 1475—1564)，意大利有名的雕刻家。 [四] 巴比倫 (Babylonia)，在亞洲西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爲文明古國，相傳於公元前二二〇年即創立，後合併於亞述。公元前六〇五年，那布蒲復

建立巴比倫帝國，子尼布薩滅亞述，國境益廣。公元前五三六年，爲波斯王居魯士所征服。史稱亞述帝國以前，建國於巴比倫的爲前巴比倫；那布蒲所建的爲後巴比倫。〔五〕澎湃城（Pompeii），或譯邦貝，在意大利西海岸，本爲古羅馬帝國的繁盛都會。公元六三及七九年，維蘇威火山兩次大噴火，全城遂爲熔巖所掩覆，長埋地下；後至一七四八年，始爲考古家所發見。〔六〕克利脫（Crete），島名，在地中海東部，一名干地亞島，舊屬土耳其，現屬希臘。在後石器時代，愛琴海諸島文化已頗發達，克利脫島卽是他的代表；但他的文化長埋地下，直至十九世紀之末，發掘得他的遺跡，世人才知道。

語文互證

我在發箬的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就是我手裏這一小幅畫。——當余苦悶之際，忽得一解救之物，卽余手中之畫片是也。

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製的。——此乃友人特爲余繪製之賀年片。——此爲余之賀年片，友人特爲我所繪製者。

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它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是花也，不勝陽光之焦炙，不久即將枯萎矣。

想在海沙裏種花，想在海沙裏種花，多可笑呀！——欲在海沙中栽花，其事一何可笑！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但須花能直立於地上，則彼即中心歡悅，而手舞足蹈，而歌詠之矣。

習題

- (一) 海灘上真不可種花嗎？
- (二) 小孩子在海灘上種花，是否就是傻笨的事？
- (三) 本文所表的真正意思是什麼？

慧觀

梁啓超

同一書也，考據家〔二〕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三〕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四〕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五〕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卽人羣——也，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六〕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七〕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八〕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

昔有白晝攫金於濟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九〕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

知之，此其故何哉？

(天)

昔有傭一蠢僕執爨〔五〕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互一月，朝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蠢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六〕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蠢僕，相去幾何矣。李白〔七〕、杜甫〔八〕滿地，而衣襪褌〔九〕、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十〕、范蠡〔十一〕滿地，而摩禹行、效舜趨〔十二〕者必不知之。陳涉〔十三〕、吳廣〔十四〕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騶〔十五〕者必不知

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莎士比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踏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殭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

觀。

題解

慧，明敏也，佛家語多喜用之；如慧心、慧根、慧力、慧目之類；其慧字皆有自然透澈之義。慧觀之慧，亦猶是也。觀，謂觀察力，隨時隨地而用之者也。本文大旨在末後『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兩句。

作者生平

梁啓超，見第二冊巴律西課。

注釋

〔一〕考據家，也稱考證家，是一般搜羅經籍金石文字之類，推求真僞，評判是非的學者
〔二〕詞章家，猶今言文學作家。
〔三〕燈謎，是舊俗上元（陰曆正月十五日）張燈前後數夕，好事者所作謎語，懸賞物，任人商猜，以助笑樂的玩藝。其法：以已知的文句或事物，暗射未知的文句或事物；已知的爲謎面，未知的爲謎底。例如謎面爲「無冬無夏」，射四

慧觀

書一句，那謎底爲「其惟春秋乎」。〔春秋本書名，此作時令解。〕酒令，衆人聚飲時，用以勸飲而資歡笑的玩藝。大抵先推一人爲令官，設爲種種法則，使在座者輪流說古詩詞斷句，或講故事諧談，或以拇戰，或用酒籌賭賽，佳勝者賀，乖誤者罰。〔四〕經世家，謂經理世務的人；如今言政治家、經濟家。清賀長齡輯有皇朝經世文編，卽經世家言論的彙選。

〔五〕鎔銖，皆古衡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六銖爲鎔。後世用爲輕微的喻辭，指財物之屬。什一，謂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六〕春秋楚莊王時，宰相孫叔敖死，家貧，子不能自立。

優孟假裝孫叔敖衣冠，見莊王，相與談笑；莊王以爲孫叔敖復活。詳見史記滑稽列傳。後人因謂崇飾作僞，失卻本來面目爲衣冠優孟。〔七〕隴畔鞦韆，指秦末陳勝事。勝字涉，少時

嘗爲人傭耕，鞦韆之隴上，恨恨久之，對同伴說：『苟富貴，毋相忘！』同伴都笑他。後與衆起事，首先反秦。詳史記陳涉世家。東門倚嘯，指晉石勒事。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看見，說：『向者胡雛，吾聞其聲，觀其色，恐將爲天下之患。』後勒長爲羣盜，據地稱帝，史稱後趙。詳見晉書載記第四。〔八〕齊人攫金於

市事，見列子說符；惟文少異。擷，ㄐㄩㄛˊ，陽平，舊入，音決；奪取。〔九〕鑿，ㄉㄨㄛˋ，去，音竄；以火炊物叫做鑿。執爨役者，卽俗言廚子。〔一〇〕任公，作者的別號。〔一一〕李杜，皆唐詩人，李詩超妙，世稱詩仙；杜詩謹嚴，世稱詩聖云。〔一二〕襍禩，讀如撥釋，蓑衣之類；一說粗堅之衣。〔一三〕許然、范蠡，都是春秋戰國間越句踐的臣子，善理財居貨，見史記貨殖傳。〔一四〕舜禹，都是貴道義、賤貨利的古聖王。庠、效，猶言模仿；行、趨，猶言行爲。〔一五〕陳涉，見上；吳廣是與陳涉同起事的人。附見陳涉世家。〔一六〕鼎，古飲食器名。騶（音那），前導與後從的衛隊。饗五鼎、鳴八騶，都是貴顯者的事。〔一七〕奈端（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英國物理學家，或譯作牛頓。重力，卽地攝力，一名地心吸力。所以名重力者，因物體之重量皆係受地攝力而後生的緣故。西史稱一六六五年，奈端閒居無事，偶步庭前，見蘋果無風自落，不解其故；乃潛心推究，知爲地攝力之故；且知不特地球爲然，萬物皆有攝力，卽所謂萬有引力。惟物體大的，攝力亦大；物體小的，攝力亦小。於是月的出沒，潮汐升降的原因，皆可由是推明。〔一八〕瓦特

(James Watt 1736—1819)，英國機械學者。家貧好學，一日，讀書室中，偶覺口渴，入水於土瓶，置之火上，水沸汽騰，上掀瓶蓋。因悟汽力的妙用，盡力研究其原理，並測量其容體。至一七六四年，遂改良蒸汽機關，施之實用。〔一九〕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46—1506)，意大利人，喜航海，信地圓之說，以爲自歐洲向西航行，必可達於東方之細亞洲。一四九二年，氏得西班牙女王的贊助，偕同行者百二十人出發。船愈西，風愈急，海天無際，同行者皆懼而欲返，哥倫布不可。久之，見草木逐浪漂流，知陸地離此不遠，遂鼓勇前進，卒達陸地，卽今之西印度羣島。〔一〇〕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國戲劇家。一五八六年，在倫敦爲戲子，專門研究劇本，有名作三十餘篇，西人奉爲文學界的至寶，我國也有不少譯注本。〔一一〕窩兒哲窩士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或譯爲華滋華斯，爲英國詩人。氏以爲萬物皆美而神秘，故雖花草岩石，丐婦牧童，以及一切世俗所謂平凡的事物，均可吟咏。〔一二〕達爾文，見第四冊達爾文軼事。又唐弼達爾文傳說：『於捧塔愛爾塔得殭石甚多，於方二百碼之地，掘得大獸之骸九具，是

與獼猴同類；又於其處發見軟體動物之介殼，大獸蓋久無哺乳類，而軟體動物則尚存，此二事實爲至要，而與氏學說有至切之關係者也。」

(天)

習題

- (一) 什麼叫懸觀？
- (二) 同讀一書，何以各人所見不同？
- (三) 譯本文爲語體文。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朱光潛

——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

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你說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醜的，這也祇是一種看法。換一個看法，你說牠是真的或是假的；再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換一種看法，你說牠是善的或是惡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各種，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各種。

比如園裏那一棵古松，無論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牠，都說牠是古松。但是你從正面看，我從側面看，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異都能影響到那古松的面目。古松雖祇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卻是兩件事。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畫成一幅畫或是寫成一首詩，我們倆藝術手腕儘管不分上下，你的詩和畫與我的詩和畫相比較，卻有許多重要的異點。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相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學家，另外一位朋友是

畫家，三人同時來看這棵古松。我們三人可以說同時都「知覺」到這一棵樹，可是三人所「知覺」到的卻是三個不同的東西。你脫離不了你的木商的心習，你所知覺到的祇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我也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習，我所知覺到的祇是一棵葉爲針狀、果爲球狀、四季常青的顯花植物。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管，祇管審美，他所知覺到的祇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松。我們三人的反應態度也不一致。你心裏盤算牠是宜於架屋或是製器，思量怎樣去買牠、砍牠、運牠。我把牠歸到某類某科裏去，注意牠和其他松樹的異點，思量牠何以活得這樣老。我們的朋友卻不這樣東想西想，他祇在聚精會神的觀賞牠的蒼翠的顏色、牠的盤屈如龍蛇的綫紋、以及牠的那一般昂然高舉不受屈撓的氣概。

從此可知這棵古松並不是一件固定的東西，牠的形相隨觀者的性格和情趣而變化。各人所見到的古松的形相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相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為的。極平常的知覺都帶有幾分創造性；極客觀的東西之中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審美的眼睛纔能見到美。這棵古松對於我們的畫畫的朋友是美的，因為他去看牠時就抱了美感的態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見到牠的美，你須得把你那種木商的實用的態度丟開，我須得把植物學家的科學的態度丟開，專持美感的態度去看牠。

這三種態度有什麼分別呢？

先說實用的態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維持生活。既要

生活，就要講究如何利用環境。「環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內，這些人和物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對於我不關痛癢。我對於他們於是有愛惡的情感，有趨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動。這就是實用的態度。實用的態度起於實用的知覺，實用的知覺起於經驗。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見火就伸手去抓牠，被牠燒痛了，以後他再遇見火，便認識牠是什麼東西，便明瞭牠是燒痛手指的；火對於他於是有意義。事物本來都是很混亂的，人爲便利實用起見，纔像被火燒過的小孩子根據經驗把四圍事物分類立名，說天天吃的東西叫做「飯」，天天穿的東西叫做「衣」，某種人是朋友，某種人是仇敵，於是事物纔有所謂「意義」。意義大半都起於實用。在許多人看，衣除了是穿的，飯除了是吃的，女人除

了是生小孩的一類意義之外，便尋不出其他意義。所謂「知覺」，就是感官接觸某種人或物時心裏明瞭他的意義。明瞭他的意義，起初都祇是明瞭他的實用。明瞭實用之後，纔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或是愛他，或是惡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

科學的態度則不然。牠純粹是客觀的、理論的。所謂客觀的態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見和情感完全丟開，專以「無所爲而爲」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論是和實用相對的。理論本來可以見諸實用，但是科學家的直接目的卻不在實用。科學家見到一個美人，不說，『我要去向她求婚，她可以替我生兒子；』他祇說，『我看她這人很有趣味，我要來研究她的生理構造，分析她的心理組織。』科學家見到一堆糞，不說，『牠的氣味太

壞，我要掩鼻走開；』他祇說，『這堆糞是一個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牠的化學成分，看看有沒有病菌在裏面。』科學家自然也有見到美人就求婚，見到糞就掩鼻走開的時候；但是那時候他已經由科學家還到實際人的地位了。科學的態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牠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動是抽象的思考。科學家要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出事物的關係和條理，納個物於概念，從原理演個例，分出某者爲因，某者爲果，某者爲特徵，某者爲偶然性。植物學家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

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製器、賺錢等等，植物學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莖、花、葉、日光、水分等等，他們的意識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過把古松當作一塊踏腳石，由牠跳到和牠有關係的種種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實用的態度和科學

的態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獨立的、絕緣的，觀者的注意力都不是專注在所觀事物本身上面的。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絕緣，便是美感的態度的最大特點。比如我們的畫畫的朋友看古松，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古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對於他便成了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記他的妻子在家裏等柴燒飯，他忘記松樹在植物教科書裏叫做顯花植物。總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領住他的意識，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他祇把古松擺在心眼面前當作一幅畫去玩味。他不計較實用，所以心中沒有意志和慾念；他不推求關係、條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這種脫淨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動叫做「直覺」，直覺所見到的孤立絕緣的意象叫做「形相」。美感經驗就是形相的直覺，美就是事物呈現形相於

直覺時的特質。

實用的態度以善爲最高目的，科學的態度以真爲最高目的，美感的態度以美爲最高目的。在實用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對於人的利害，心理活動偏重意志；在科學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間的相互關係，心理活動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態度中，我們的注意力專在事物本身的形相，心理活動偏重直覺。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價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質。離開人的觀點而言，事物都混然無別，善惡、真僞、美醜就漫無意義。……

題解

本篇以古松爲例，從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三種態度，反復加以說明，以見真、善、美皆爲人所定的價值，不盡爲事物所本有的特質。參閱前梁啓超觀課。

作者生平

朱光潛，字孟實，安徽桐城人。著有談美、變態心理學、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書。

注釋

〔一〕古人詠松之詩，多稱美之辭；然措辭命意，各各不同，茲節錄其較佳而簡短者數首，以便比較而得其重要之異點。一，魏劉楨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風霜正慘悽，終歲恆端正。豈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二，晉傅玄云：『飛蓬隨飄起，芳草摧山澤。世有千年松，人生詎能百？』三，晉左思云：『鬱鬱澗底松，離澗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四，晉袁宏云：『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橫桷麗，較爲棟梁桀。』五，梁范雲云：『修條拂層漢，密草障天溥。凌風知勁節，負雪見貞心。』六，梁吳均云：『根爲石所蟠，枝爲風所碎。賴我有貞心，終凌細草輩。』七，唐于武陵賣松云：『入市雖求利，憐君意獨真，勵將寒澗樹，賣與翠樓人。瘦葉幾經雪，淡花應少春。長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塵。』八，宋陸游云：『東岡天矯兩蒼龍，千尺盤空黛色濃。

六十餘年松若此，誰知我更老於松？』〔二〕凡植物顯著的開花結實的，叫顯花植物；無顯著之花，也不結實，賴孢子以傳種的，叫隱花植物。松爲顯花植物的一種。

語文對譯

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任何事物，均可作種種觀。

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各種，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各種。——同一物也，觀察之態度不同，則其現象亦即因之而異。

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相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此乃由於知覺不純出於客觀，各人所見物之形相均雜有一二主觀之色彩故也。

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管，祇管審美。——吾友，畫家也，一切不問，而專注於審美。

明瞭實用之後，才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或是愛他，或是惡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明知其實用以後，然後反應生焉，或愛之，或惡之，或求之，或舍之。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

習題

- (一) 同對一種事物，何以各人會有各人的見解？
- (二) 以求真爲目的，他的觀察態度是怎樣的？
- (三) 以求美爲目的，他的觀察態度是怎樣的？
- (四) 以求善爲目的，他的觀察態度是怎樣的？

桃花澗修禊詩序

宋 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修禊事於澗濱，且窮泉石之勝。

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溼翠間，燄燄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

。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瑠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茗鞦韆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危巖牆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旁皆山，峭石冠其巔。遼夔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

還至石潭上，各敷鞞（音）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

中酒溫之，實髹觴中。觴有舟〔五〕，隨波沈浮，雁行下；稍前，〔天〕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其時輕颿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六〕，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

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驪〔七〕，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八〕，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九〕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一〇〕。今去之二千載，

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在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尙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徽，法舞雩之咏歎^三，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矣。可不勗哉？

灑旣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尙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題解

桃花澗，在浦江縣玄麓山東二十六里，以地多桃花而得名。禊，卽禊禊，古代的一種驅除不祥的祭名，常於三月上巳，於水邊舉行之，後因以爲遊戲之事。西京雜記載漢高帝三月上巳與戚夫人張樂於流水。王羲之蘭亭集序也有「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的話，可見這風俗有很久的歷史。本篇爲作者與鄭彥真等修禊桃花澗所撰詩篇的序引。

作者生平

宋濂，見第二冊送東陽馬生序課。

(天)

注釋

〔一〕玄麓山，爲浦江勝地，有桃花澗等八景。〔二〕至正丙申，元順帝十六年。〔三〕鄭彥真，名鉉，性沈毅端懇，以孝友稱。〔四〕鞞，同茵。鞞席，卽坐席。〔五〕舟，謂盛杯的盤托。〔六〕觚翰，謂紙筆。〔七〕驩，通歡。〔八〕韓詩內傳，書名，漢燕人韓嬰撰，書已亡佚。〔九〕鄭，春秋國名，當今河南新鄭縣一帶地。〔一〇〕溱、洧，二水名。溱水發源於河南登封縣東陽城山，東流新鄭，會溱水爲雙泊河，入於賈魯河。詩經鄭風有溱洧篇，記士女往河上觀遊事。〔一一〕二語用論語曾點述志的話。論語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習題

- (一) 桃花澗的景象如何？
- (二) 略述宴遊的大略。

桃花澗修禊詩序

(三)既已遊宴，爲何後面又寫了一段規勸的文字？

建康同游記

馮煦

予少孱_(一)弱，蜷曲淮南_(二)，足不遠尋丈，目不遠尺咫。所交潘子伯琴、成子漱泉、朱子仲修、劉子拂青，皆嶽奇歷落_(三)之士，春秋佳日，時一過從，相與讀柳州西山宴遊記_(四)，至冥合處，攬衣起舞，恨不從之游焉。今年來建康，遇漱泉_(五)，意氣甚得。建康，六朝_(六)舊都，景物於古爲盛。滄桑以後，凡故國宮禁，舊家池館，零落略盡。昔之游釣其間者，至歿於國殤山鬼_(七)之林，爲樵牧所悼嘆。予與漱泉日弔望晉、宋、齊、梁之墟，窮迴溪，探幽厓，寒榛宿莽，莫不披覽。而三子在淮南

(天)

鬱鬱如舊，曾不得與於斯游。於是漱泉將歸，予效柳州之文(天)，累記所屬以遺三子。三子讀之，至冥合處，其亦攬衣起舞，恨不從之游焉否耶？

予居江寧城東，近鷺峯寺(三)。其後有廢池焉，水至清淺，魚藻交映；旁無室廬，菁蕪滿田；野鳥點點掠人過。墜珥遺簪(九)，埋蝕煙莽，明南苑(三)之舊焉。每當夕陽西墜，微波不興，漁子投綸，野叟抱甕(三)，悠然有會於心，輒低徊流連不能去。其西不百武，衡茅數家，細柳環之，編枳棘爲籬，鬪鴨其中。又南一里許，爲虎頭山(三)，據城之半，首尾釐然，作蟠伏勢，見者欲變色走。或以虎踞(三)實之，予未信也。南苑廢池

上巳(三)，風日清美，鳳笙招飲城南樓。酒闌，與漱泉出城，行二里許，上雨花臺(三)。臺在二里之間，毀於兵。……其下

叢冢纍纍，爲方、楊二公埋忠處。欲過而拜焉，而春蕪雉馴三，山蹊盡塞，問之樵夫、藁豎，皆矇然四不知所答。野祭者提壺挈榼，于于然五來，若歌若哭，風吹紙燹聲，嗚咽相和，慨焉有宿草六之悲。溪澗中乳石七，青紅爛然，雨後潤澤可鑑，懷數拳八歸，以傲未嘗游者。雨花臺

漱泉所居爲妙相庵，初祀三閭大夫九，庭樹修潔，迴橋間之。野梅數本，與冶桃叢篠相雜錯，疏落有致。一臺巍然，無遠不矚。曲池喬木，離離弄疏影，於月爲宜。七日之夜，纖雲四卷，弦月冉冉十出林表，衡宇鱗次十一，約略可數。與漱泉徙倚十二臺上，綠波淪漪，因月上下；竹樹傾側水際，淡遠如畫。……夜半，月益清，對之洒然十三有寒色，不可久留，乃記之而去。妙相庵

城之西北有清涼山_言，去妙相庵四里許。披榛蕪行，菜畦麥隴，疏密相間。野塘三五畝，漚_言鳧游泳其際。白日既匿，蕭寥無人，叢蘿幽篠，淒神寒骨。岡巒起伏，或蹲或奔。山下破寺一區，爲梁武_言避暑地；尋僧問途，愕相顧，如麋鹿之不可接。一徑幽峭，雨後蒼蘚合沓_言，幾不可步。其上有亭，榜曰「翠微」，高宗南巡_言時所書也。亭聳然起，高凌天風，春樹萬家，皆在其下。大江滾滾，上京口_言去，縈抱三面，形如破環。風帆幾點，出沒頽城斷壑間；時有墟煙縷縷，與雲波相吐吞。隔江諸山，峩嶢纒連_言，青并一氣。予與漱泉坐磐石上，憺焉忘歸；暮色蒼茫，自遠而至，迺尋樵徑東下。谷口風迴，若相送然。清涼山翠微亭

題解

建康，即現在南京市。本文記述與人同遊諸名勝，寫景之外，尤富有抒情的意味。

作者生平

馮煦，字夢華，號蒿盦，清江蘇省金壇縣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授編修，官至安徽巡撫。入民國不仕，歷辦慈善事業。十六年，卒於上海，年八十五。煦以能文名，晚年撫時感事，發爲詩歌，尤多淒痛之音。著有蒿盦類稿等數種。

注釋

〔一〕辱，彳乃，陽平，音讒；懦弱。〔二〕蝮，く乃，陽平，音拳；蟲行詰屈貌。蝮曲，喻伏處一隅之意。淮南，古地名，在淮水以南，即今江蘇、安徽兩省北部之地。按碑傳集補馮氏行狀云，少時依寶應外家以居，從成心巢先生學。先生名儒，百行純備，稱江淮大儒。寶應，今江蘇省屬縣，亦古淮南地。〔三〕嶽奇歷落，猶言卓立不羣。〔四〕柳州，謂柳宗元，因他曾做柳州刺史，故名。西山宴遊記，柳氏永州諸記之一，寫物刻形，極爲工妙。〔五〕漱泉，成氏，名肇鑾，心巢子。按馮氏行狀：同治甲子以後，曾文正公網羅東南碩

學方聞之士，開書局於金陵，寶應成心巢儒暨其子恭恪公肇鑿等均先後在局，公己已遊江寧，與恭恪公同舍小長千里。戊寅，同校書冶山之顛，閣三楹，去地數十尺，公居東頭，恭恪公居西頭，霜月之夕，篝燈共讀，一字得失，往復再四以爲常。〔六〕六朝，指三國吳、及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皆建都今南京市。〔七〕國殤，謂死於國事的。楚辭有國殤山鬼二篇。〔八〕重刊江寧府志古蹟下：『鶯峯寺，明天順間，卽青溪關建寺，賜額「鶯峯」，在東水關之南。』〔九〕珥，音耳；婦女耳飾，以珠玉爲之。墜珥遺簪，謂舊時繁華的遺迹。〔一〇〕南苑，明教坊所在地。〔一一〕抱甕，謂取甕盛水以灌園蔬。莊子天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後世以抱甕爲灌園之稱，本此。〔一二〕虎頭山，卽石頭山，在今南京市。舊說，山自江北而來，都無石頭，至此始見石頭，故名。〔一三〕虎踞，謂山勢險要，狀如虎蹲踞。佩文韻府寒韻引六朝事迹云：『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按古有石頭城，築於石頭山後，故云。〔一四〕古以干支紀日，上巳，謂陰曆三月上旬的巳日；後世卻多以三月三日

爲上巳。〔二五〕雨花臺，在今南京市中華門外，遙瞰大江，爲城南防守要區；所產五色石子，晶瑩可愛。相傳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於此，致天雨花，故名。〔一六〕方，指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從宋濂學，工文章，以闢異端爲己任。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王棣入南京，卽帝位，命孝孺草詔，不從，被殺，並滅十族。楊，指楊邦乂，字晞稷，宋吉水人。高宗建炎初知溧陽縣；金兵至，不屈被害。諡忠襄。〔一七〕春燕雉馴，言地方荒蕪日久，野雉習居，不因人至而驚。〔一八〕陸，才，陰平，音稱。瞠然，直視貌。〔一九〕于于然，徐行貌。〔二〇〕宿草，冢上隔年之草。〔二一〕乳，卵也。乳石，卵狀的石子。〔二二〕數拳，猶言小石子數枚。〔二三〕三閭大夫，戰國楚官名，掌王族之職；屈原嘗爲此官，故後世多用以稱原。〔二四〕冉冉，逐漸移動貌。〔二五〕衡宇，泛稱居室之辭。鱗次，謂如魚鱗的密接。〔二六〕徙倚，猶低徊，留戀不去貌。〔二七〕洒然，寒凜貌。〔二八〕清涼山，在今南京市漢西門內，上有清涼寺、掃葉樓、翠微亭等，名人遺迹甚多。〔二九〕漚，字通鷗，水鳥名。〔三〇〕梁武，卽南北朝的梁武帝，姓蕭，名衍，崇

信佛教，在位四十八年，爲降臣侯景圍攻，城陷，被裁減飲食，憂憤卒。〔三一〕合沓，重疊。〔三二〕高宗，指清乾隆帝，在位時，凡六次南下，巡行江浙等省，名勝古蹟，多有御筆題字。巡，謂巡狩，古稱天子遊行之辭。〔三三〕京口，卽今江蘇省鎮江縣，以京岷山得名。〔三四〕暮，音君。灑，音寢。暮灑灑連，狀山勢綿延不絕貌。

習題

- (一) 馮氏所寫南苑廢池、雨花臺、妙相庵及翠微亭四處景物，以何處的境界更爲清楚？
- (二) 試指出課文中描寫視覺與聽覺之文。
- (三) 本篇的作法與普通遊記有何不同？

寒食雨中遊天竺 (十六首之八)

楊萬里

筍輿衝雨復衝泥，一徑深深只覺遲。孤塔忽從雲外出，寺

門漸近報農知。

破雨遶山也莫嫌，卻緣山色雨中添。人家屋裏生松樹，穿
出茅簷卻覆簷。

小溪曲曲亂山中，嫩水濺濺一線通。兩岸桃花總無力，斜
紅相對臥春風。

三峯小石一方池，下有機泉仰面飛；坐看跳珠復拋玉，忽
然一噴與山齊。

清遠溪中小闌頭，遮闌溪水不教流；山僧爲我放一板，濺
雪奔雷怒未休。

雨裏匆匆怨出郊，晴時不出卻誰教？西湖北畔名園裏，無
數桃花只見梢。

戶戶遊春不放春，只愁春去不愁貧。今朝道是遊人少，處

處園亭處處人。

(天)

轎頂花枝儘鬧裝，遊人未暮已心忙；無端更被千枝柳，展取蘇隄〔二〕分外長。

題解

寒食，節氣名。荆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五日，謂之寒食，禁火三日。』注：『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天竺，山名，在浙江杭州市靈隱山飛來峯的南面，分上中下三天竺：下天竺在靈隱寺南，距飛來峯約一里許；中天竺在稽留峯北，與永清塢相對，距下天竺一里許；上天竺在北高峯腳，白雲峯下。其地三面阻山，中路直闢，老松夾道，長至九里。

作者生平

楊萬里，字廷秀，宋吉水人。紹興進士，調零陵丞，改知奉新。孝宗時，召爲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卒年八十。工詩，與同時尤袤、陸游、范成大合稱南宋四大家。

著有誠齋詩集。

注釋

〔一〕蘇堤，相傳宋蘇軾官杭州時，開濬西湖，即用湖泥堆積而成，南自南屏，北接岳廟，堤長互數里，分西湖爲裏外。

習題

- (一) 以詩紀遊，和散文有無不同的地方？
- (二) 試改作三首爲白話詩。
- (三) 試用白話詩紀遊跡。

詞六首

相思令

張先

蘋滿溪，柳邊隄，相送行人溪水西，歸時隴月（天）低。煙
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三）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玉樓春

歐陽修

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
闊魚沈（三）何處問？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故敲
單枕夢中尋，——夢又不成燈又燼！

武陵春

李清照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三）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
舴艋舟（三），載不動，許多愁。

訴衷情近

柳永

雨晴，氣爽，竚立江樓望處：澄明遠水生光，重疊暮山聳翠。遙想斷橋幽徑，隱隱漁村，向晚孤煙起。殘陽裏，脈脈朱欄靜倚。黯然情緒，未飲先如醉。愁無際：暮雲過了，秋風老盡，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六)！

好事近

陸游

登梅仙山^(七)絕頂，望海。

揮袖上西峯，孤絕去天無尺。拄杖下臨鯨海，數煙帆歷歷。
。貪看雲氣舞青鸞^(八)，歸路已將夕。多謝半山松吹^(九)，解殷勤留客。

淡黃柳

姜夔

客居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
異。唯柳色夾道，依依可憐。因度此闋，以
紓客懷。

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
綠，都是江南舊相識。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攜酒，小喬
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
碧。

題解

詞爲由詩演變而來的新詩體，也須用韻，但句子長短不齊，所以也稱爲長短句。創始於
唐，而盛行於宋，爲宋代的代表文學。其中約分四期：第一期繼承五代的遺風，以婉麗爲主

，張先、歐陽修卽是代表；第二期由小詞變爲慢詞，詞風一變，柳永卽是代表；第三期蘇軾、辛棄疾等，作風由婉麗變爲豪放；第四期周邦彥等出來，注重音律，提倡樂府歌詞，又別成一派。本課選詞六首，以見宋詞的一斑。

作者生平

張先，字子野，宋烏程人。天聖進士，官至都官郎中。工詞，著有安陸集及詞。歐陽修，生平見第五冊真州東園記課。歐公雖以古文著稱，實則詞也是花間派的大家。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宋李格非女，湖州守趙明誠妻。工詩文，尤以詞名。著有漱玉詞。柳永，字耆卿，宋崇安人。景祐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而後行。永詞旖旎近情，使人易入。著有樂章集。陸游，見第二冊七言絕句四首課。姜夔，字堯章，宋鄱陽人，寓居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白石道人。工詩詞，風格高秀，精深華妙，音節文采，冠絕一時。著有白石詩集、白石道人歌曲等。

注釋

(天)

〔一〕隨月，謂隴畝間的月亮。〔二〕朱門，爲豪富家的代稱，這裏僅指漆有紅色的門。

〔三〕書信也稱魚書；魚沈，謂書信像魚似的沈下沒有了。〔四〕雙溪，在浙江金華八詠門

外，指義烏江與武義江兩水言。作者晚年寓居金華而死。〔五〕舴，卽亡，去，舊入；舴，

口乙，上。舴艋舟，小船。〔六〕睇，去一，去。凝睇，本謂注視不動，這裏作盼望講。

〔七〕梅仙山，在浙江紹興縣——舊山陰縣北十八里。相傳漢梅福居此，故名。〔八〕青鸞，

鳳的一種。〔九〕吹，彳义入，去。松吹，謂松風作鼓吹聲，卽松濤。〔一〇〕今安徽合肥

縣。〔一一〕江左，泛稱長江以東之地，卽今江蘇等處。〔一二〕按曲行歌日度。〔一三〕

鵝黃，謂柳芽新長，枝現鵝兒黃。〔一四〕小喬，三國吳周瑜妻，與姊大喬並稱二喬。

習題

(一) 詩和詞的區別何在？

(二) 任取三首改作爲白話詩。

新生活運動與禮義廉恥

陳立夫

新生活運動，既以禮、義、廉、恥爲標的，究竟禮、義、廉、恥對於生活之各方面關係如何？茲分別說明之如次：

(一)就對象言：個人生活的對象，不外四種：(甲)對人，(乙)對事，(丙)對物，(丁)對己。禮的主要對象在對人，故其內容無非對人的視、聽、言、動之隨時隨地求得合理化；(乙)對事，是以尊親、敬長、孝友、睦婣^(一)，以及待人之各種法則與範圍，皆可名之曰禮。義的主要對象是對事，故其內容無非對事貢獻能力之隨時隨地求得合理化，所謂「行而宜之之謂義」^(二)、「慷慨好義」、「俠義可風」，都是指事之當爲

(一)天

而爲之意。廉的主要對象是對物，故其內容無非對物取與、分配之間隨時隨地求得合理化，所謂「可以取，可以毋取，取傷廉」〔四〕、「儉以養廉」〔五〕，都是指分配、享受之當否而言。恥的主要對象是對己，故其內容無非對己之德行隨時隨地求得合理化，何事可爲，何事不可爲，必須自己能判別明白，別其是非，明其順逆，辨其善惡，能愛人，能惡人，一切行爲始不致於錯亂，而保持自己之人格，所謂「知恥近乎勇」〔六〕、「行己有恥」〔七〕等等是也。如果對人以禮，行事以義，接物以廉，律己以恥，則其人之生活，一定無往而不合理化，一切事功亦無往而不成。

（二）就成事的程度言：禮、義、廉、恥，亦可作四個階段觀。恥是由下而上的第一級，祇能得消極的成績，卽自己

不做損人、利己的事，謂之有恥。廉則上進一級，較爲積極，即不僅不做損人、利己之事，且將自己分內應做之事，積極擔當，完全做好。義則更進一級，充分積極，不僅將自己分內事情完全做好，更宜貢獻能力於他人，助人以成事。禮則事情做好以後，功成不獨居；有利益分配時，凡遇有大小、高低、優劣、多寡之別，而以大者、高者、優者、多者與人，已取其少者、低者、劣者、寡者。處處和平推讓，時時調整人我，則無不合乎禮。是故知禮者必行義，行義者必守廉，守廉者必有恥。——古人以慎獨〔天〕爲修身之起點，蓋視其程度之高下，知其着手之處爲何如耳，而其要不外克己、善羣而已。

(二) 就人類集團一切組織言：如果一集團中各個份子都

如上述依禮、義、廉、恥而行，則各個分子本身都知應付環境，修養自身，成爲健全的個體；再集結健全之個體而成有政治組織之整體，則禮、義、廉、恥遂成廣義的解說。集禮以成秩序，集義以成互助，集廉以成分工，集恥以成克己；秩序、互助、分工、克己，實爲維繫團體所必備之精神條件。國家爲人爲之集團，其各個分子之宜守秩序、知互助、明分工、能克己，自爲絕對之要求。所以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五〕蓋言其非有此四條件之存在，不足以維繫國家之生存也。

（四）再就經濟方面來說：經濟二字所指者，其要不外生產與分配。人類既爲共生、共存，不能無共生、共存之方法。是故精神、物質之合理的分配與生活，實爲不可須臾或離

之條件，以應權利、義務調整之需要。故禮與廉實爲分配而具之二德，義與恥則爲生產而具之二德。廉之精神，爲享其應享的權利，盡其應盡的義務，各盡其分以維持其公允的分配。禮之精神，則在利益已見尙未分配定當之時，互相推讓，以得分配之結果。故凡遇利益有大小、優劣之分時，以大者、優者與人，已取其小者、劣者，則無不合乎禮；而最後的公允分配卽於此種互讓互取之間而調整矣。所以未分配之前所重在禮，已分配之後所重在廉。義之精神爲貢獻能力與物質以助益人，以創造物，顯爲積極有助於生產。恥之精神爲不浪費能力與物質以損害人，以毀滅物，則是消極有助於生產。苟人人具有禮、義、廉、恥之精神，卽具有生產分配之能力，亦卽國家具有偉大的生命力。

所以無論從政治、經濟、團體或個人諸方面觀察，都離不開禮、義、廉、恥所說的道理。

知禮則文野之標準明，知義則是非（亦即行爲與不行爲）之標準明，知廉則取與之標準明，知恥則善惡之標準明。有標準則認識清；認識清則信仰立；信仰立則力量生；人人如此則無自暴自棄之弊，而具有自信力矣。人人復能以禮、義、廉、恥相交，則團體之間親愛精誠之精神必然具備，是具有組織力矣。人人再能本禮、義、廉、恥之精神，以赴生產之事功，則衣、食、住、行各種需要之合理的滿足，必可計日觀成，是具有生產力矣。自信力、組織力、生產力三者，是革命建設、民族自衛所必需之力量，而爲三民主義所欲培養者。蓋民族主義之目的，在從恢復民族自信力，以達民族之平等；民權主義

之目的，在從培養人民組織力，以達民權之平等；民生主義之目的，在從增進人民生產力，以達經濟之平等；而禮、義、廉、恥實具有此偉大之力量以助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吾人欲以三民主義建民國，進大同，安得不從禮、義、廉、恥入手乎？發揚古人偉大的發現，以赴光明燦爛之前程，此新生活運動所以不能不以此四字爲中心也。

題解

本文節錄東方雜誌新生活運動發微，旨在闡明新生活運動所揭示的禮、義、廉、恥四大目標對於生活各方面的關係，使國人對於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得到更明確的認識。

作者生平

陳立夫，名祖燕，以字行，浙江吳興人。美國漢堡禮大學碩士。歷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秘書長、組織部長、國民政府建設、考選等委員會委員。著有新生活與民生史

觀、五筆檢字法之原理效用、姓氏速檢等。

(天)

注釋

〔一〕合理化，謂由不合理的逐漸變爲合理的。〔二〕嫻，通作姻，外親，俗稱親戚。

〔三〕語出韓愈原道。〔四〕語出孟子萬章下。〔五〕儉則寡欲，寡欲則不苟得；故儉可以養

成廉潔的操守。〔六〕語出中庸哀公問政章。〔七〕語出論語子路篇。〔八〕慎獨，謂戒慎

於獨居一室之時。蓋獨居，不爲人所見聞，行動易致疏忽，且養成習慣以後，不合理之言行即欲掩飾而亦不可得；故古人以此爲修養的起點。大學說：『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慎其

獨也。』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九〕語出管子牧民篇。

習題

- (一) 禮義廉恥四字對於個人生活有何關係？
- (二) 禮義廉恥四字對於完成事業有何關係？
- (三) 人類的集團如不講禮義廉恥，其結果將怎樣？

明恥

邵元沖

——爲「九一八」一週紀念作——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立者何？樹立民族之精神也。民族有相當之歷史文化，而又能自愛重其歷史文化，念先民創業之艱難，民族競爭之劇烈，而發憤自勵，黽勉不懈，恢廓前規，力爭上游，乃足以發揚民族精神而立國於大地。非然者，萎靡不振，怛怛倪倪^(一)，非委心任運，倖冀無患，則媚與媚竈^(二)，乞憐強鄰；禍變猝發，則束手待斃，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三)，又奈何足以言生存耶！

民族精神之發揚，在乎民族有發憤振作之決心，有發憤振

作之勇氣。決心既立，而又繼之以堅忍不懈之勇氣，兢兢業業以慮患慎思，凌厲〔已〕無前以發憤自立；如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已〕；以從政則政修，以建國則國定。雖有強敵外患，肆爲暴戾，以相侵陵，亦可以不折不撓之精神應之；國力雖弱，物質雖匱乏，亦可以刻苦奮勉，以精神補物質之所不足。縱觀古今，橫覽中外，國家與民族之勃興，恆在憂患危難之時〔已〕。國民能全國一心，發憤自厲，力抗外侮，勉修內政；然後乃能由亂而反治；決不能倖致，決不能坐待，尤決不能不自振作，倚人之助而求其有濟也。

去歲「九一八」之變，強寇侵陵，肆爲無道，荼慘〔已〕我國民，攘竊我國土，劫取我重器〔已〕，摧毀我文物，凡有血氣，孰不髮指？今事變經年矣，寇猶深，禍猶烈，雪恥去恨，國人之

立志何如？國人勿曰力不足也。力不足者，物質之力也。物質之力，雖不能旦夕以求補充，然精神之力，人人何嘗不能奮厲自勉？精神上之淬厲〔五〕奮發，任何暴力，又孰得而抑壓之？故國家而欲於壓迫下求自立，民族而欲於危亡中求生存，其惟一自救之道，立志而已；惟一立志之道，決心而已；惟一決心之道，知恥而已。能知恥，始能雪己恥；能知恥，始能雪國恥。

說苑〔六〕曰：『恥辱者，勇之決也。』言知恥而後能有勇，而後能決心也。懦夫被辱，拔刀而起，非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也；然而愧恥動於中，斯大勇發於外，則成敗有所不暇計也。故曰：『知恥近乎勇。』〔七〕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以「恥」爲國之四維之一，其所繫又何重也！

今國事雖艱難，然多難興邦，古今不乏其例；興之之道，知恥而已。恥國力之不若人，則必求所以振興之；恥民力之脆薄，則必求所以培養之；恥文化之衰落，則必求所以發揚之；恥物質之匱乏，則必求所以充實之。萬衆一心，全國併力，父誠其子，兄勉其弟，長勸其幼，莫不以雪恥圖存爲職志，莫不以發憤自立爲決心；則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強敵外患之侵陵，何莫非爲我激發之資，以玉我於成？又何嘗非撥亂反治之機也？

夫明恥，非但足以修身，非但足以致治，卽治軍亦何獨不然。吳起曰：『凡制國治軍，必致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故曰：『明恥教戰。』使三軍之士，人人皆激於國恥之可辱，危亡之可

懼，強敵外患侵陵之可憤；人人皆願奮其萬死不顧一生之氣，以致死於敵；則敵雖有堅甲利兵，我則以有死無貳之決心抗之。國可亡，種可滅，身可死，而此爲國家、民族效死之勇氣，始終不懈。有必死之心，而後可以從死中求活；犧牲小己，而後能維持民族之生存。勛哉，國民其桓桓（三）！

寇深矣，宴安之毒（三），不可以旦夕苟延矣！從政者應勵其國恥，以修明政治爲己任；治軍者應勵其國恥，以整軍經武爲己任；教學者應勵其國恥，以昌明文化爲己任；若農、若工、若商，亦莫不應人人勵其國恥，以增進改善生產，求國民經濟之獨立，以自給自存。人人應各瘁（三）其智能，盡其職責，以充實國力，挽回國運，建立民族生存之基礎，犧牲小己之利益，屏除奢靡之享樂，培養堅實之力量，矯正虛僞之客氣。人人應

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天)，積全民族之力以爲國力，積全民族之力以抗外侮，始終不懈，百折不撓，以知恥而立志，以明恥而教戰。以前言雪國恥之決心，爭民族之生存，扶國家之基礎，以恢復中華民族歷史之光榮，以立國於大地！

題解

本篇爲作者於民國二十一年「九一八」一週紀念會的演講。大要以明恥圖強，樹立民族精神，爲一篇的主意。

作者生平

邵元沖，字翼如，浙江省紹興縣人。曾留學英日諸國，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浙江省政府委員、立法院副院長、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等職。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之變，殉難而死。著有美國勞工狀況、訓政時期地方行政計劃、心理建設論等。

注釋

〔一〕佻，丁一弓，上。佻，丁一弓，去，音現。佻佻，小心恐懼貌。〔二〕與，廳

堂西南隅，古祭神之處。竈，竈神。媚，與媚竈，喻求助於人，於事無益。論語八佾：『王孫

賈問曰：『與其媚於與，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三〕喻任人宰割。史記項羽本紀載沛公爲解羽疑，赴鴻門謝過，借故出，欲反告。樊噲曰

：『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四〕凌厲，奮勉前進貌。〔五〕二句見中庸。

〔六〕陸贄論敘遷幸之由狀云：『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

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

，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按文中理字皆作治字解，因唐人

避高宗諱，常以理代治。〔七〕僂，通戮。茶僂，猶言殘殺。〔八〕重器，謂國家寶重的器

物。孟子梁惠王下：『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九〕淬，去入，去，音翠。鍛鍊刀劍，

用水滅火叫淬。厲，通礪。淬厲，磨鍊之意。〔一〇〕說苑，書名，漢劉向所編次，多載漢

以前人物之言行可爲法戒者。〔一一〕中庸述孔子之語。〔一二〕劉琨勸進表云：『或多難

(天)

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王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按殷憂，猶言深憂。啓聖，謂聖明之人由此而出。〔一三〕張載西銘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按玉成，意謂珍愛如玉而使牠完成寶器。〔一四〕吳起，戰國魏人，爲楚將，善用兵。著有吳子。所說數語見吳子圖國篇。〔一五〕明恥教戰，爲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宋子魚論戰中的話。〔一六〕桓桓，威武貌。詩魯頌泮水：『桓桓于征。』〔一七〕左傳閔公元年載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一八〕瘁，猶毀也，盡也。〔一九〕意謂爲着公益而忘卻私利，爲着全國而忘卻一家。〔二〇〕湔，以一弓，陰平，音煎；洗也。湔雪，猶言除去。

習題

- (一) 能知恥，何以就能雪國恥？
- (二) 要雪國恥，除使國民知恥而外，還有甚麼方法？
- (三) 試以「多難興邦」爲題作一篇論文。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前承惠書，存唁〔一〕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二〕，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三〕，而禍延〔四〕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類，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五〕。

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六〕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

（天）

、退縮^(七)者，果驥首而上騰^(八)，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九)，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一〇)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一一)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一二)之中，亦知其鉏鑿^(一三)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

仙、羅羅山^二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題解

本篇爲曾氏答復友人彭麗生之書，旨在表示一己出任艱鉅，以拯時艱，並希望彭君出而襄助之意。

作者生平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清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咸豐初，丁憂家居。太平軍起，奉命在籍督辦團練，遂編鄉勇以遏太平軍的進展，號曰湘軍。先後收復沿江各省，平定東南，以功封一等毅勇侯。後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爲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爲文效法韓、歐，爲桐城派古文中興功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注釋

〔一〕存，謂存問。唁，安慰家有喪事的人。時國藩居母喪。

〔二〕愆與慝，統有罪過義

。叢，義同積，意即聚積了許多罪過。〔三〕隕滅我躬，猶言自身死亡。〔四〕延，牽累。

(天)

〔五〕脗合，喻言恰相符合。〔六〕耿耿，存心不忘貌。〔七〕饜，音去么。貪饜，謂貪財

的人。退縮，謂遇義所當爲而不肯向前。〔八〕驥，舉起。驥首上騰，謂昂然上進。〔九〕

痒疥，一尤₄一₂；皮膚病的一種。〔一〇〕鄂中，指武昌。〔一一〕骯髒，婢直貌。

〔一二〕柄，木端的入孔處；鑿，所開的孔。方柄圓鑿，喻事不相符合。〔一三〕鉏鋤，與齟

齟同，喻事有阻力，進行不能順利。〔一四〕郭筠仙，即郭嵩燾，生平見第二冊新加坡洪家

花園記課。劉霞仙，即劉密，字孟容，湖南湘鄉人。初爲國藩幕客。後從駱秉章入蜀，多所

贊圖。官至陝西巡撫。著有養晦堂詩文集。羅羅山，名澤南，字仲岳，湖南湘鄉人。以戰功

官至布政使。武昌之役，中敵卒，諡忠節。

習題

(一) 本篇立意和前篇有無相同？

(二) 譯二三兩段爲語體文。

與友人荆雪濤書

子成龍

廣西柳州羅城〔二〕，偏在山隅，土司〔三〕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四〕，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得一二。土民有獠、獠、狔、猿〔五〕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五〕。

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六〕，同年〔七〕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不答。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

〔天〕

。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天)兒子庭翼，爲諸生已已久，猶謹樸如處子已，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而已。拜先祠已，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可吞猺、獞而餐煙瘴也。

行及湖南冷水灘已，臥病，扶掖陸行；之桂林已，謁上官。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已之人，至是膽落已；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羅城與融城沙鞏已連界。行至沙鞏，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

八月二十日，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

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內廨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歸無路，扶病理事，……凡有陋弊，清察釐革。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寧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他鄉，卽生亦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而大兒續覓四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遂聽其歸。

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獠、獠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

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之。申明保甲言，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言。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言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剿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死，奮不顧身，勝於瘴病死也。渠魁言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滅。至是上官採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

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

；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官賞識，列之薦章^三，遂有四川合州^三之擢。

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無復官長禮。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讀唐詩，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想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

題解

(天)
這是于氏赴蜀後，致其友荆雪濤，自敘排除萬難，以身許國，出任羅城縣的經過及治蹟的信。荆雪濤，生平不詳。

作者生平

于成龍，字北溟，清山西永寧人，順治間副貢；授羅城知縣。招流亡，施教育，在任七年，極爲百姓所愛戴。後遷黃州同知，率鄉勇平賊，用兵如神。所至清廉，時稱天下第一清官。仕至兩江總督。卒諡清端。著有于山奏牘等書。

注釋

〔一〕柳州，清府名，府治在今廣西馬平縣。羅城，縣名，即今廣西羅城縣。〔二〕明清時，苗、瑤所居的地方，多用他們族中的會長爲統治官，名叫土司。〔三〕廣西地近熱帶，山川間多溼熱蒸鬱之氣，俗稱瘴氣，人受着，即病。〔四〕獠、獠、獠、獠，都是苗蠻族名。〔五〕版籍，戶口冊。明末，廣西巡撫瞿式耜等擁立永曆帝，到這時敗亡，廣西始爲清所有。〔六〕清源，縣名，即今山西清源縣。〔七〕科舉時，同舉鄉貢的稱同年。〔八〕資，資用。

〔九〕諸生，謂學官弟子，清時用以稱秀才。

〔一〇〕處子，卽處女，女子之未嫁者。

〔一一〕我國習俗，凡有遠行，必先拜別祖宗祠堂，然後登程。

〔一二〕冷水灘，地名，在今湖南零陵縣北。

〔一三〕桂林，清府名，府治在今廣西桂林縣。今廣西省政府就在這裏。

〔一四〕抱疴，猶言有病。

〔一五〕膽落，喻驚極。

〔一六〕融城，卽今廣西融縣。沙翠，地名，屬融縣，其西卽羅城。

〔一七〕官舍叫廨。

〔一八〕釐革，改正或革除。

〔一九〕魄，去又亡，平。落魄，志行衰落魄。

〔二〇〕丁寧，再三囑咐。

〔二一〕舊時下級官對於上級官的呈請叫詳。通詳，意卽對於各上級官用此同樣文書呈請。

〔二二〕當事者，卽當時執政的長官。

〔二三〕咷，去么，平。號咷，大哭。

〔二四〕風，同瘋；風魔，猶今言癲狂。

〔二五〕清保甲之法：戶給門牌，開明家長姓名及丁男數目，一年一換。十家爲牌，牌有頭；十牌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皆用誠實識字有身家者充任。有犯法作惡的，悉令查報。

〔二六〕懸首郊野，用來示衆，使人知懼而戒。

〔二七〕漸，謂惡端。

〔二八〕渠魁，猶言首領。

〔二九〕武陽岡，在羅城縣北，爲獠、獠等巢穴。

〔三〇〕舊時臣下奉君主的

文書叫章。〔三〕合州，舊屬四川重慶府，今改爲合川縣。

習題

- (一) 于成龍任事的精神如何？
- (二) 應做的事是否應計慮萬全然後才行？
- (三) 讀了本文後的感想。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一〕}，魏安釐王^{〔二〕}使將軍晉鄙^{〔三〕}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四〕}，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五〕}間^{〔六〕}入邯鄲，因平原君^{〔七〕}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八〕}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一〇〕}，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將軍新垣

〔天〕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

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

，過而遂正於天下_言，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_言，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_言！』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

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言，納于筦鍵言，攝衽、抱几言，視膳言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言，假涂於鄒言。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言，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言，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言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

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王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天)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言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題解

魯仲連，齊高士，不肯出仕。慷慨尚節義，喜為人排難解紛。秦圍趙邯鄲急，魏王欲相救而懼不敵，因遣新垣衍間道往趙，擬說趙王尊秦爲帝以解圍。時魯仲連恰遊趙，得知其事，以爲義不當許，乃見新垣衍，說以利害而止之，秦爲退軍五十里。本篇即記述魯仲連說新垣衍事。魯仲連，姓魯，一說姓魯仲。

作者生平

國策，戰國策的簡稱，記戰國各國時事，爲我國的國別史，不知何人所作，漢劉向校中祕書，集輯爲一編。因爲他大都是策士爲時君所謀的策略，稱爲戰國策。今通行本，漢高誘注，共三十三卷。

注釋

- 〔一〕邯鄲，趙都，當今河北大名縣。
- 〔二〕魏安釐王，名圉，昭王之子。
- 〔三〕晉鄙，魏將，率十萬衆救趙，奉命駐鄴，觀望不進。信陵君使朱亥殺之，奪其兵權。
- 〔四〕蕩陰，魏地，今河南湯陰縣。
- 〔五〕新垣衍，一作辛垣衍，魏王的使者，故稱客將軍。
- 〔六〕間，

(天)

謂從小路走。

〔七〕平原君，即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惠文王及

(天)

孝成王，喜賓客，嘗招致食客數千人。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合稱戰國四公子。〔八〕

齊潛王，名遂，齊宣王的兒子。

〔九〕蘇代說齊潛王去帝號；秦也同時去帝號。〔一〇〕指

長平之戰，趙大敗，降卒四十萬人，都被秦坑殺。

〔一一〕東國，指齊國。

〔一二〕鮑焦，

周時隱者，爲非當世，抱木而死。謂今世以爲鮑焦不能從容而死實在不是的。魯仲連以鮑焦

自喻，明自己在圍城中並不爲一身利害打算。〔一三〕言焦實因恥居濁世故自殺，衆人不知

，卻以爲他不能自養而死。〔一四〕則，同卽，作假設連詞如果用。正，同政。言如果

他肆無忌憚做起皇帝來，由此秦遂爲政於天下。〔一五〕齊威王，名因齊，桓公午之子。

〔一六〕天子，謂周烈王弟顯王扁。下席，言寢苦居廬，不能安居帝位。〔一七〕而，卽你。

罵其母爲婢，賤之之詞。〔一八〕鬼，殷時國名，史記作九。鄴縣有九侯城，在今河南臨漳

縣境。鄂，殷時國名，在今湖北武昌縣境。〔一九〕牖里，史記作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牖

城，卽其舊址也。魏書地形志云：『牖、姜字音相近，古通用。』〔二〇〕齊閔王，卽齊潛

- 王。〔二二〕夷維，複姓；。一說，地名。子者，男子之美稱。〔二二〕牛、羊、豕三牲具備，叫做太牢。〔二三〕辟舍，遷避所居的房屋。〔二四〕筮，卽鑰。納于筮鍵，言交出國庫的鑰匙。〔二五〕言提起衣襟，移動用具。〔二六〕視膳，言在堂下問候飲食。〔二七〕薛，國名，戰國時，爲齊所滅，故城在今山東滕縣西南。〔二八〕涂，同塗。鄒，國名。春秋邾國，戰國時改爲鄒，今山東鄒縣地。〔二九〕倍，同背；主人背殯柩，謂當北面哭。〔三〇〕含，尸乃，去。以米及貝置死人的口中叫飯，以珠玉置死人的口中叫含。〔三一〕晉，謂魏、趙、韓。三國之君，原爲晉國的卿相，後共廢晉君，分據其地，故稱三晉。〔三二〕仲連，史記無仲字，此依戰國策。

習題

- (一) 魯仲連是怎樣說服新垣衍的？
- (二) 以「帝秦論」爲題，作一篇論辯文。
- (三) 譯後三段爲語體文。

燕太子丹謀刺秦王

司馬遷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

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_言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_言，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納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_言，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

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
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
田光曰：「敬奉教。」

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徹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言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

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言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被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

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
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
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
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
，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
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
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
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
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

，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吾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

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言，見燕使者咸陽宮言。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急。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

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

題解

本篇節錄史記刺客列傳，紀燕太子丹謀刺秦王事。太子丹，燕王喜之子，先質於趙，後又質於秦。燕王喜二十三年，丹自秦亡歸燕。

作者生平

(天)

司馬遷，見第三冊田單以火牛攻燕課。

注釋

- 〔一〕秦莊襄王質於趙，以呂不韋計得歸嗣位。不韋嘗納邯鄲姬，有娠，獻之莊襄王，生子政，卽秦王是。
- 〔二〕山東，泛言嶺山以東的地方。
- 〔三〕甘泉，山名，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 〔四〕涇，謂涇河，源出甘肅化平縣大關山，至高陵入於渭。渭河，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東流至潼關入河。
- 〔五〕巴，卽巴郡，今四川巴縣一帶。漢，卽漢中，今陝西南鄭縣卽他的舊治。
- 〔六〕隴山、蜀山，在陝西關中，東西綿亙百八十里，爲關中西面的險塞。
- 〔七〕關，卽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是秦的東關。嶓，山名，在河南洛寧縣北，分東西二嶓。
- 〔八〕易水，在今河北易縣境內。
- 〔九〕龍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見韓非子說難。
- 〔一〇〕樊於期，本秦將，避罪於燕。
- 〔一一〕管仲，名夷吾，齊桓公的賢相。晏嬰，字平仲，齊景公的賢相。
- 〔一二〕

購，同媾，連和。單于，匈奴的君長。北贖於單于，言北與匈奴連和。〔一三〕田光，燕國的處士。〔一四〕徽，一作撥，一作掾。徽席，謂拂拭坐席。〔一五〕荆軻，燕人叫荆卿，衛人叫慶卿，衛國人。好讀書，擊劍，任俠，所至與當地賢豪爲朋友。〔一六〕曲背爲僂。僂行，俯身而行。〔一七〕韓國奄有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時盡爲秦所占。〔一八〕漳河，上源有二：一清漳，源出山西平定縣沾嶺；二濁漳，源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分流至河南涉縣東南，合而爲一，又經河北大名南入衛河。鄴，地名，今河南臨漳縣。〔一九〕雲中，郡名，趙地，統陰山以南，今山西懷仁、左雲等地。〔二〇〕闕，ㄅㄨㄝˋ，平；竊視。闕以重利，言以利去引誘他。〔二一〕齊桓公，名小白，襄公之子。先是，齊伐魯，魯使曹沫抵禦，戰敗，魯莊公獻遂邑以和。後桓公與魯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得歸還三戰所亡的失地。〔二二〕則，同卽，猶若果也。〔二三〕趙國，奄有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地。〔二四〕督亢，今河北固安縣西南。〔二五〕搃，ㄉㄨㄥ，去；擊刺。〔二六〕盜，去，捉也。勇者奮厲，常先以左手扼右腕。扼與腕同。〔二七〕徐夫人，姓徐名夫人，

男子名。〔二八〕言以匕首試人，血出沾絲縷。〔二九〕言爲什麼太子叫這樣一個能往而不能反的小孩子去。〔三〇〕祖，祭名，出行時，用以祭路神。後人稱爲餞行。〔三一〕變徵，七音之一，謂歌時調寄變徵。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叫做變徵。〔三二〕羽聲，五聲之一，謂歌時調寄羽聲。〔三三〕蒙嘉，蒙鶩之族。〔三四〕內臣，謂國內之臣。〔三五〕古者朝會大典，則設九賓。九賓者，九服的賓客，并陳設車輅文物等。〔三六〕咸陽宮，舊址在今驪山下。〔三七〕室，劍鞘。操其室，謂長劍在鞘中。〔三八〕諸郎中，卽宮廷警衛之吏士。〔三九〕提，勿一，去，音郎；擲也。〔四〇〕劍長，拔不出鞘，叫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習題

- (一) 燕太子丹謀刺秦王之計，得失如何？
- (二) 荆軻刺秦王，失敗的原因何在？

慎子拒齊求割地

國策

楚襄王^(二)爲太子時，質於齊^(三)。懷王薨^(四)，太子辭於齊王^(五)而歸。齊王隘^(六)之：『予我東地^(七)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

——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

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

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善〕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善〕。』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善〕，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善〕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善〕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題解

慎子，楚太子師傅。懷王二十八年，秦合齊、韓、魏共攻楚，殺其將唐昧，翌年使太子質於齊以求和。三十年，懷王死於秦，楚詐召太子，齊湣王因求割地，慎子爲畫此策拒他。

作者生平

國策，見前魯仲連義不帝秦課。

注釋

〔一〕楚襄王，名橫，懷王之子，即頃襄王。〔二〕見題解。〔三〕懷王，爲張儀所欺，被留於秦，客死不得歸。〔四〕齊王，謂齊湣王。〔五〕隘，阻止。〔六〕東地，也稱東國，謂楚東部的地方。〔七〕上柱國，楚官名，有戰功者任之。子良，楚臣。〔八〕身，猶言親自。〔九〕強，本在萬乘之前，依下文句例移此。〔一〇〕楚分屈、昭、景三姓，昭常，楚國同姓的臣子。〔一一〕景鯀，也是楚國的同姓臣子。〔一二〕舊注，曾鞅圈去以上二十七字。按圈去亦通。〔一三〕效，猶言說明。〔一四〕甲，指兵。〔一五〕五尺，謂未成年童子；六十，謂年老的百姓。〔一六〕下塵，猶言下風。承下塵，謙言在下聽命，要否一戰。〔一七〕右壤，謂齊右部平陸地方。〔一八〕縮甲，猶言退兵。〔一九〕道，打從。

習題

- (一) 慎子拒割地的計策對否？
- (二) 如不用慎子的計策，要怎樣對付才好？

不爲與不能

孟子

齊宣王^{〔一〕}問曰：『齊桓晉文^{〔二〕}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三〕}，則王^{〔四〕}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斲^{〔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不爲與不能

，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_言吾老以及人之老，幼_言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_言。」言舉斯心_言，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題解

戰國的文章，是策士的文學，卽孟子的作風也屬於這一類。本篇爲孟子見齊宣王論「保

民而王」之辭，大旨在「王之不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數語。

作者生平

孟子，書名，孟軻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所記。軻，字子輿，邾人。受業於子思的門人。學成，以仁義之道遊說諸侯，存心養性勵學者，為孔子後第一位大儒。

注釋

- 〔一〕齊宣王，姓田，名辟疆。其先本齊大夫，後篡齊，國號不改。〔二〕齊桓公，姓姜，名小白。晉文公，姓姬，名重耳。先後為當時的霸主。〔三〕以，與已通，止也。無以，謂必欲言之而不止。〔四〕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五〕斲，尸古，陽平，舊入，音核。
- 〔六〕斲，尸古，陽平，舊入，音斛。斲，尸古，去，音信。斲鐘，謂新鐘鑄成，殺牲取血以塗其斲隙。
- 〔七〕殼，尸古，陽平，舊入，音斛。殼，尸古，去，舊入，音速。殼殼，因恐懼而發抖的樣子。〔八〕異，猶怪也。〔九〕謂以小羊代大牛。〔一〇〕隱，痛也，不忍也。〔一一〕財，謂牛的價值。〔一二〕仁術，音行仁的方法。〔一三〕二句見詩小雅巧言篇。度，不為與不能。

不為與不能

勿又去，去，舊入，音渡。忖度，揣摩或思索之意。〔一四〕戚戚，心中受感動的樣子。

〔一五〕鈞，古量名，三十斤。百鈞，三千斤，謂重物。〔一六〕毫毛，本爲細小的東西，至秋而未銳，尤不易見。故以秋毫喻物之極小的。〔一七〕折枝，喻事輕而易舉。〔一八〕上老字，爲名詞活用作動詞，有尊敬奉養之意。〔一九〕上幼字，也爲名詞用作動詞，有慈愛撫育之意。〔二〇〕三句見詩大雅思齊篇。寡妻，寡德之妻，謙稱之辭。刑于寡妻，言施儀法於閨門。御，治也。以御于家邦，謂推而治之，及於一家一國。〔二一〕卽下文所謂推恩之意。

習題

- (一) 怎樣叫做「保民而王」？
- (二) 孟子從何見得齊王可以保民而王？
- (三) 孟子用怎樣的方法說服齊宣王？

我所知道的康橋(上)

徐志摩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也有叫康河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騫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纍纍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的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個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騫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游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齧草聲，是我康橋

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B)，著名的後院 (Backs)^(H)，這兩岸是蜚聲的學院的建築。……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A)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鄰着王家教堂的閎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C)一帶，威尼斯^(E)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F)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後院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二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圖畫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G)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I)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

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棵大榭^(三)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三)，是我們的校友居^(三)，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着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顫。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挽^(三)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啊！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三)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華貴、最驕縱的三清學院^(三)，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隄上的西泠斷橋^(三)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

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云）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云）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着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欄與欄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會汨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着連絲的霧盲天（云），你一定不遲疑的甘

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
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豔麗的黃昏，那纔是寸寸黃
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一晚又一
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欄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欄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只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盪盪，應和着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柵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均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有最別致的長形撐篙船。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

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天)我手腳太笨，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會)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悠閒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會)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顛動，你看她們出

橋洞時的姿態，撚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倏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唼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迎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題解

康橋 (Cambridge)，或譯劍橋。在英國京城倫敦東北，爲康橋州首邑，其地有康橋大學，頗著稱於世。本文約分二課，統爲描寫康橋的風土景物，而以自然之優美爲其歸趣。

(天)

作者生平

徐志摩，見第三冊想飛課。

注釋

[一]拜倫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國詩人。十七歲進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以行爲放蕩，且不受訓戒而退學。出校後，遊歷西班牙、希臘、土耳其等國，發表齊爾得哈洛得旅行記，得了很大的聲名。後又赴瑞士、意大利繼續過着放蕩的生活。後以援助希臘的獨立，而害及健康，病歿於異鄉。

[二]格蘭喬斯德村，在康橋南，康河的西岸。喬斯德頓，康橋州的一分區名，有橋，亦名喬斯德頓。

[三]乾草，猶言囓草。

[四]中權，謂居中扼要之處。

[五]後院，謂王家學院、三清學院後之地，皆背臨康河。

[六]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皆康橋大學的學院名。

[七]羅浮宮 (Louvre Museum) 爲路易十四時代之建

築物，拿破侖一世曾經修理一次，至拿破侖三世更撥巨資造最華麗的宮殿。現改爲圖書館。

〔八〕威尼斯 (Venice)，即威匿斯，意大利東北的都城，地在威匿斯灣，爲歐洲第一商港。利阿爾多大橋，爲大理石之建築，全市三百八十橋中最美觀的。〔九〕翡冷翠 (Florence)，在意大利西部，爲全國美術工藝的中心。維基烏大橋，跨阿諾河上，有三環，頗美觀。

〔一〇〕柯羅 (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法國風景畫家。〔一一〕蕭班 (Frederic Francois Chopin, 1810—1849)，波蘭作曲家。〔一二〕榲，柏樹之屬。〔一

三〕坪，音平；平地。〔一四〕英國各大學各學院多有校友 (Fellow) 之制；校友有短期、終身兩種；前者或一年二年，年得學俸若干，畢業生之有特別學術研究者得居之；後者食俸終身。且在院例有寓舍，以酬畢業生之成名於學術或文藝界者。〔一五〕挽，牽之使回也。

〔一六〕聖克萊亞 (Elizabeth de clare)，爲吉伯德地克萊亞 (Gelbert de clare) 之女。於一三五九年重建克萊亞學院，次年卒。〔一七〕三清學院，爲康橋大學所屬十七學院中的最大者。〔一八〕白隄，本稱白沙隄，俗稱白公隄，相傳唐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時所築。西泠橋及

斷橋均在白隄上，今已改作馬路。〔一九〕雷峯，塔名，在西湖淨慈寺前，五代時建，今已圯廢。〔二〇〕五老，峯名，見第五冊廬山草堂記。〔二一〕英國氣候屬海洋性，且有大西洋暖流經過，故常有大霧。〔二二〕薄皮舟，英文 Canoe 的意譯，爲一種兩端尖而船身狹長的小舟。〔二三〕長形撐篙船，英文 Punt 的意譯，爲一種類似內地捕魚的小船。〔二四〕狼狽，喻進退兩難之意。按舊說：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故以喻人行動的困難。〔二五〕河身腰斬，謂船不能直駛，橫行河面。

語文對譯

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河身曲折，其上游名拜倫潭，相傳爲當年拜倫遊釣之處。——河身多曲折，上游爲著名之拜倫潭，以當年拜倫曾遊於此故也。

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的桌子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個天地。——有果園，中多桃李，品茗樹下，花果

時落杯中，小鳥亦來几間啄食，誠所謂別有天地也。——有果園，桃李成蔭，果實纍纍，間憩樹下，把杯品茗，落花墜果，時入杯中，小鳥馴擾，每來几上啄食，此時情景，別有天地。

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其動態之敏捷、之閒暇、之輕盈，誠足令人歌詠也。

習題

- (一) 試略述康橋最精華處的景物。
- (二) 賞鑒康橋的美何以必須選上好的時辰？
- (三) 試將二三兩段譯爲文言文。

我所知道的康橋(下)

徐志摩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問呢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

，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

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
！……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
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

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
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
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啊
！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啊！這
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啊，這不是新來的潮潤
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
綴這周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
的小徑，往煙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

楞^{ㄌㄥˊ}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敎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幾處娉婷^{ㄊㄩㄥˊ}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蹤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煙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

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
★
★
★
★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伶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

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三〕、耐辛苦的蒲公英〔四〕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爛縵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假，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裏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术：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裏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裏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裏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五〕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

……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絲絲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卻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

大道，過來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注釋

(天)

〔一〕洞府，謂山巖洞穴的幽深處，相傳爲修道成仙者所居。

〔二〕睥睨，斜視。

〔三〕漢，模糊不明。楞楞，有芒刺貌。

〔四〕娉，女一乙，音兵。婷，女一乙，音庭。娉婷，輕

靈美好貌。

〔五〕克羅克斯(Crocus)，花名，或譯番紅花，多年生草本，高至四五寸。地下

部和水仙的鱗莖相似，葉比水仙細而長。夏月，花自葉叢的中央而出，六瓣，色青紫或白，

有香氣。

〔六〕蒲公英，多年生草，野生甚多，早春開黃花。

〔七〕俗稱僧人投寺寄居曰掛

單；引申爲一般人借宿之辭。

〔八〕二句見陸游醉中到白崖而歸詩，惟文字略異，想係誤記

。其詩原句云：『偶呼快馬迎新月，卻上輕輿御晚風。』

〔九〕夸父，舊稱是上古人，不自

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陽谷，渴死。見山海經大荒北經。

〔一〇〕栩，丁山，上，音許。

栩栩，活動貌。

語文對譯

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忙

我所知道的康橋(下)

矣哉！俗務紛繁而交迫（或用生人之事，百端廣集），奚暇顧及星斗之移轉、花草之消長、與夫風雲之變幻哉？

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有幾日，於晨光熹微時，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追尋新生之花草，爲體會微妙之春信，余獨自履薄霜，冒寒冷，散步林間。

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
——炊煙遠近四起，有細如絲者，有粗如縷者，有繚繞如捲者，或輕快，或遲重，濃灰者有之，淡青者有之，慘白者有之。

習題

- (一) 試就本文指出描寫的最好的部分。
- (二) 徐氏以爲人們接近大自然有甚麼好處？

(二)譯末了三段爲文言文。

(天)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上)

梁啓超

亞洛二州問題，總算這回大戰主要動機之一，自德國全敗，這問題迎刃而解^(一)，不等到維爾賽議和^(二)，早已在休戰條約上割還法國^(三)了。我們已經到了凡爾登^(四)，和洛林州的首府梅孜相距咫尺，所以就將這歷史上葛藤^(五)最多的兩州順便一遊。

凡讀過西洋史的人，誰也知道一八七一年普法和約普國割去法國這兩州，法人引爲大恥，臥薪嘗膽以求復仇。但從歷史上放眼看來，要認這兩州正當的主權，這盤帳其實算不清楚。

亞爾曼大帝^(六)裂土分封時，這兩州還算是分給德國。至一五五

二年，梅孜、直爾、凡爾登三小侯，要脫離德意志皇帝而獨立，乃求法王亨利第二保護，是爲這問題發軔之始。其後經過三十年戰爭及一六四八年、一六九七年戰爭，這兩州纔完全合併給法國。自此公認爲法國領土者將一百年而普法戰爭起。普國割這兩州時，那裏肯認是攘奪，還不是說的光復舊物嗎？所以割讓後五十年間，一部分故老遺民，暗中拿愛祖國這句話相激厲；一面政府當道，也是拿愛祖國這句話相誥誡。向是一句話，卻是歸結到正反對的兩極端，也算得亙古未聞的奇語了。雖如此說，兩州人民，比較的還是認法國當祖國者居多數，所以那回割讓條約，雖經兩政府交換，而亞爾莎士人嬰城固守尙四十餘日，到糧盡械竭，纔勉強納降；兩州人民跟着還力爭「住民投票自決所屬」，德人不許，忍氣吞聲算了；一

面在法國議會，當時兩州所選出的議員，向國會作訣別演說，拿「長毋相忘」「復歸有日」的話來相矢誓，一字一淚，給法國人和兩州住民一種極深刻的激刺：這都是那回割讓時所演沈痛、悲壯的史劇了。到這回割還法國，雖不敢說全體住民個個都滿足，但總算歡迎的多，反對的少，前回所演種種悲劇，一齣也沒有演過。德人雖亦有「住民投票自決所屬」的煽動，住民卻是置之不理。這可見兩州歸還法國，總算得名正言順了。

論起兩州隸德的年代，實在比隸法的年代還久長些，爲甚麼定要傾向法國呢？據我看來，第一件，當十六七世紀時，德國文化程度，實在有些不及法國，故兩州改隸以後，自然易於漸染法風。第二件，萊茵左岸的住民，本來都帶一種活潑、跳脫的性質，和法國國民性相近，和德國國民性相遠。第三件

，自從德國占領以後，求治太急，努力用同化政策，事事加以干涉；不知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平等的理想，深入人心，兩州人民既已習之若素，專制之威，如何能受？所以愈干涉愈生反感，愈防範愈招攜貳，德人所以不能終有兩州，一半也算咎由自取哩。記得當時老毛奇將軍有句話，說道：『亞爾莎士洛林，過得五十年，纔算真真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他的意思，也是認定了這塊肥肉不是很容易吞得下去，不料恰恰到了第四十九年，就要吐出來，毛奇的話，竟成讖語了。

法德兩國所以拚命的爭這兩州，並不是面子上爭領土伸縮的名譽；其實軍事上、生計上，兩州之對於兩國，真有一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切膚利害。軍事上呢，老毛奇叫他做「最短的國境防備綫」，梅孜和司脫拉斯堡兩要塞，都是世界著

名難攻不落的堅壘。生計上呢，米尼特的鐵礦區，廣袤四百六十三方哩，綿跨兩州，每年產鐵二千一百萬噸，計德國全境每年產鐵總額二千八百五十萬噸，這個礦區所產，占了四分之三了；五年^二以來，所以能軍械日新，持久不屈，都是靠這礦的供給。兩州關係，既已如此重要，所以法國開戰之初，即以恢復兩州爲最主要之目的；中間和英俄兩國締結密約，頭一條就是要求講和時以此爲主要條件。一九一六年，威爾遜想做調人，要求兩造宣布戰爭目的，法國首舉的便是恢復兩州。後來威爾遜提議講和條件十四條，便將這條加入，明白承認。反觀德國方面，雖屢次提議講和，然而對於這一條，始終絕無絲毫讓步的表示，和議所以中梗，未始不由於此。倘使戰局成爲兩敗俱傷的局面，那麼到議和時，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還有多大的

爭執。後來德國一敗塗地，這問題竟在休戰條約上輕輕鬆鬆一刀兩段的解決，也算五年來人人意想不到的事哩。兩州的歷史和他的價值，既已大略說明，再敘我們行蹤吧。

題解

亞爾莎士 (Alsace) 或譯作阿色斯，洛林 (Lorraine) 或譯作勞蘭：都是法國東北部的州名，和德國領土毗連，產鐵甚富。一八七一年，法爲德戰敗，把牠們割讓給德國。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歸還法國。本文採自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歐遊心影錄，分爲上下二課，本課說明兩州之歷史及價值，下課自述遊蹤。德法之戰詳第二冊「最後一課」。

作者生平

梁啓超，見第二冊巴律西課。

注釋

「一」迎刃而解，喻事情容易解決。晉書杜預傳：「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天)

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按晉書語實本於莊子之庖丁解牛。〔一〕維爾賽 (Versailles) 或譯作凡爾賽，地名，在法京巴黎西南十一哩地，十七世紀時法王路易十四以大量金銀建離宮於此，極爲壯麗。歐戰告終，即在那裏舉行和會。〔三〕一九一八年，德軍戰敗乞和，由法將福煦提出休戰條約。是年十一月一日，德代表簽字，空前的世界大戰遂告終。〔四〕凡爾登 (Verdun)，或譯作維丹，地名，在法國東部，與德國接壤。歐戰時，德皇太子幾次率大軍攻擊，終不能克。〔五〕葛藤，猶言剝葛，喻人事的各種關涉。〔六〕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人名，或譯作查理曼，亦稱查理大帝，爲歐洲中古時法蘭克王丕平之子，武功甚盛，版圖大啓，統一歐洲西部，稱西羅馬皇帝。八一四年，查理曼卒，諸子紛爭，分爲三國：東爲東法蘭克王國，西爲西法蘭克王國，中爲維塞王國，爲現代德法意三國的雛形。

〔七〕丕爾 (Joul)，侯國名，在今法國的邁爾德州。〔八〕當時德皇查理五世，厲行壓迫新教徒，致引起奉新教各諸侯的反對，梅敦等三小侯亦以宗教關係想脫離德意志而獨立。

〔九〕亨利第二 (Henry II, 1519—1559)，法國王名。〔一〇〕三十年戰爭，爲歐洲新舊教

間最大最久的戰事，自一六一八年起，迄於一六四八年止。起因由於德皇馬底亞使自己的從弟斐迪南二世爲波希米亞王。斐迪南二世本舊教徒，壓迫該地新教徒，波希米亞於是起而反叛，引起戰爭，參加的有德、法、西班牙、丹麥、瑞典等國。〔一〕三十年戰爭告終，訂立委斯法利亞條約，法國得洛林的梅孜、直爾及凡爾登三地，與亞爾莎士的大部。後法王路易十四又乘德國疲敝，強奪司脫拉斯堡、盧森堡等地。英、西、德、荷諸國，因結同盟起而相抗，至一六九七年停戰議和，亞爾莎士、洛林二州，乃爲法國所併。〔二〕萊茵，河名，見前。〔三〕毛奇（Moltke，1800—1891），德國名將，富有韜略。〔四〕司脫拉斯堡（Strasbourg），地名，在德意志西南部，大戰前爲德屬亞爾莎士州的首邑，今歸法。〔五〕五年，指歐戰五年（1914—1918）。

語文對譯

但從歷史上放眼看來，要認這兩州正當的主權，這盤帳其實算不清楚。——然就歷史研究之，欲知其正當主權之誰屬，固不易分清也。

萊茵左岸的居民，本來都帶一種活潑、跳脫的性質，和法國國民性相近，和德國國民性相遠。——萊茵左岸之居民，活潑而跳脫，以法、德之國民性言之，實近法而遠德。亞爾莎士洛林，過得五十年，才算真真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亞洛兩州，非經五十年，不能成爲德國之領土。

後來德國一敗塗地，這問題竟在休戰條約上輕輕鬆鬆一刀兩段的解決。——其後德軍敗績，一蹶不振，此問題即迎刃而解，在休戰條約上劃歸法國矣。

習題

- (一)就歷史看，亞爾莎士洛林兩州，究應歸法呢或歸德？
- (二)法德兩國所以不斷爭奪亞洛兩州，他的主因究何在？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下)

梁啓超

我們離開伏壘〔二〕，天氣已將近晚，恩恩乘車往東進發，雨卻漸漸大起來了。……一路飢寒交逼，直至晚上快十點鐘，纔到洛林的首府梅孜。幸虧客棧是早已知會過的，替我們留下很豐富的晚飯。諸君試想，這頓飯是怎樣個滋味呢？

客棧裏掛一幅畫，很有意思。畫的是中間坐着一位極慈祥的老太婆，旁邊兩位女孩兒，大的穿亞爾莎士服裝，小的穿洛林服裝，都撲在她懷裏；那題目是：『認娘還要投票嗎？』因為那時德國和中立國報紙，每每援引威爾遜十四條的民族自決主義，說亞、洛兩州改屬，也該由住民投票一次；法國人反對他，這畫就是表示這個意思。我說法國人也未免過於意氣用事，其實投票一次，還不一定是大多數通過改屬嗎？這樣子取得這兩州的主權，不是更公正更鞏固嗎？兩州問題，糾纏不休的

已經好幾百年，因為德、法兩國你來我往的拿他當戰利品，那
住民就像從前俄國農奴一樣跟着土地移轉管轄，沒有一回尊重
他們自決的權利，所以終究成一個問題。這回還是照鈔舊文的
解決，能否算做永遠解決，我還不敢斷言哩。

我們新近從倫敦泰晤士報上看見美國人賽蒙一篇通信，
說：『梅孜這地方，是法、德兩文明直接交衝點：大禮拜堂及
其附近代表法國文明，車站及其附近代表德國文明。』我聽見
這話，覺得很有趣，所以一到梅孜，就想按圖索驥的研究一番
；雖是對於兩國國民性沒有深遽的研究，不能下精闢的觀察，
但就表面看來，也像有幾分領會。車站一帶，土人叫做新城；
禮拜堂一帶，叫做老城。兩城氣象，一望便覺截然不同：新城
建築，都是方的、粗的、堅實的、樸素的、嚴整的；老城建築

，都是圓的、多角的、緻巧的、流麗的。那街道，新城表示一種意匠的、秩序的感受；老城表示一種自然的、自由的感受。再看那民情，新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方嚴、峻整的美德，老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活潑、樂羣的美德。仔細看來，真是兩種文明好個對照。別處都市，劃出一區自爲風氣的，未嘗沒有；例如美國各市的唐人街^(三)，歐洲各市的猶太人街^(四)，雖住民氣象，與別不同，但總是寄人籬下，不能把自己的文明特情表示出來，像梅孜這樣的實是少見。因爲兩邊都是很高等的文明，程度相當，同生息於自治政制之下，各人能夠把他固有的特長，用平等的的方式盡量發揮，所以特質都顯豁呈露了。現時雖未能淳化爲一，但接觸既頻繁、既密切，則化合作用自然發生，將來或有一種新性質的文明，從此地胎孕，也未可知。就這點看來，

德、法兩國屢爭二州，迭爲勝負，安知不是全人類進化事業之一種手段呢？我因此又想起歐洲文明，爲什麼內容如此其豐富，分化如此其靈敏？就是因爲接觸的機會多，消受的機能慣。我國從前除了印度之外，沒有機會和別方面的高等文明接觸，無怪停頓到今了；現在機會到來，且看我們能不能利用吧。

我們在梅孜住了一天半，照例應看的地方都看到了，內中最令我感動的，卻是一個新銅像。該市公園正中，本來有一座德皇維廉第一的銅像，光復之後，市民把他毀了，別造一座替代；我們來遊的時候，正在拿石灰捏成像範，還未動工呢。你猜這替代維廉第一的人是誰？玻安加利嗎？不然。克里曼梭嗎？不然。岳福嗎？福煦嗎？不然，不然。法國前代的英雄某人某人嗎？更不然。他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也並不

像那一位有名人的相貌。他身穿法國兵卒的軍衣，頭戴法國兵卒的軍帽，背着一個軍用皮包，右臂擎一枝槍，左腳踏着一頂德國軍帽；像碑底下刻着三個法國字，譯做中國話是「拿住他們了」的意思。若定要問這人姓甚名誰，我只得拿中國話答應，說是姓法名叫蘭西的一位兵大爺便了。我看了這個銅像，覺得他用意真是深長、美善，他表示出一國中歷史上大事業，並不是一兩個有名人做出來的，乃是大多數無名人做出來的。所以這個銅像，我叫他做「平民化」的銅像。其實歐、美今後大勢所趨，那件事不是「平民化」，這銅像不過一種顯著的表徵罷了。……

十一日夜間四點鐘由梅孜搭火車，天亮就到司脫拉斯堡——以下省稱司堡。司堡是亞爾莎士的首府；從前德國經營這兩

州新領土，就拿這裏做中心點，所以規模比梅孜更爲宏大。全市也可分作老城、新城兩大部分：老城以教堂爲中心，教堂全部用紅色石築成，所以我起他一個名，叫做赭石寺。赭石寺爲十三四世紀遺物，最精麗之峨特式：內部全用攢疊式的圓柱，一大柱以無數小柱圍繞之，攢而爲一；各小柱皆透鑿離立；雕鐫之精，生平少見。舊城內屋舍的建築，許多都是文藝復興時代式：樓房多凸出，好像飛檐，上層比下層寬；屋頂多作尖三角形；家家外牆，多有壁畫，滿目都是古香古色。赭石寺旁邊，有一間十五世紀的古屋，如今拿來做飯館；我們就在那裏吃晚飯，並不是貪他菜好，只算頑古董罷了。新城是德國割領後所建，以德皇行宮爲中心，行宮前面一個大廣場，右邊一帶爲各行政官署，左邊一帶爲大學和圖書館，正對面爲州議會和法

庭，廣場中間便是大公園：那種莊嚴、整肅的氣象，簡直成了縮影的柏林了。這就是司堡大概的形勢。

司堡當第一世紀，已見記載，原是歐洲中部一座有名的古城；十三世紀前爲天主教聖僧采地；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爲德意志自由市；一六六一年始隸法籍。那時正當路易十四全盛時代，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文化，感受極深，貢獻亦不少。發明印字機的顧丹伯，創造法國國歌的黎士禮，都是本市籍貫；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對於世界，都很有點自負。法國人向來也拿他當國中聲名文物很重要的一部分。巴黎羅浮宮前面，有八座女神像，代表全國，內中一座，就是司脫拉斯堡女神。自從德國割去亞、洛二州，巴黎市民，便在這神像左臂上，纏一塊黑紗，表示持喪服的意思；每年到割讓

紀念日，總有無數的人，集在這女神像下，徘徊瞻戀，繼以痛哭，五十年來如一日。直到這回休戰條約實行，兩州完全光復，那神臂黑紗，方纔除掉；如今滿身都掛着極美麗的花球、花圈了。……

注釋

- 〔一〕伏壘，即法國要塞凡爾登所設砲臺之一。〔二〕泰晤士報 (The Thames)，英國倫敦日報名，譯意爲「時報」。創始於一七八五年，行銷全世界。報館中除紙張外，凡出版所用材料，皆分門自製。〔三〕美國人呼華人爲唐人。唐人街中多中國人居住，故名。〔四〕猶太人自亡國後，散居四方，常爲歐人所虐待；然能始終不撓，自成社會。今歐洲各國多特別爲劃市街以居。〔五〕威廉第一 (William I, 1797—1888)，德皇名，勤儉尙武，普及教育，獎勵實業，爲德國立下富強的基礎。〔六〕玻安加利 (Paymond Poincare)，人名，爲歐戰時法國總統。〔七〕克里曼梭 (Georges Eugène Clemenceau)，爲歐戰時法國的內閣總理

〔八〕岳福 (Joseph Joffre)，或譯作霞飛，歐戰時法軍的統帥。〔九〕福煦 (Ferdinand Foch, 1851—1929)，歐戰時法軍的大將。〔一〇〕采地，卽封地，以其地之稅收爲祿養，故名。〔一一〕歐洲中世紀時，因商業發達，各市府多致富強，遂漸脫離君主束縛，自由組織獨立政府，行共和政治，是卽所謂自由市。德國的市府如盧卑克、漢堡等，皆爲自由市，後且成爲商業上有力的同盟。〔一二〕路易十四 (Louis XIV)，爲路易十三之子，於一六四三年嗣位。英明果斷，武功最著，文治亦盛。〔一三〕顧丹伯 (Ja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亦譯戈登堡，爲歐西印刷術的發明者。〔一四〕黎士禮 (Rueget de Lisle)，法國人，作有馬賽革命曲，極著名於世。〔一五〕羅浮宮 (Louvre)，在巴黎城中，臨塞納河，建築宏壯華麗，今爲博物院。

語文對譯

新城建築，都是方的、粗的、堅實的、樸素的、嚴整的；老城建築，都是圓的、多角的、緻巧的、流麗的。——新城建築，純爲方者、粗者、堅實者、樸素者、嚴整者；舊

城建築，純爲圓者、多角者、緻巧者、流麗者。

你猜這替代維廉第一的人是誰？玻安加利嗎？不然。克里曼梭嗎？不然。岳福嗎？福煦嗎？不然，不然。法國前代的英雄某人某人嗎？更不然。——試想此代維廉第一者爲誰？玻安加利乎？否。克里曼梭乎？否。岳福乎？福煦乎？否，否。法國前代之英雄某某乎？亦否也。

習題

- (一) 試說明梅孜新舊城不同之點。
- (二) 梅孜所建的銅像，所以不是英雄，而爲無名小卒，試述其故。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_(三)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_(三)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_(三)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_(三)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嗜_(三)不能言。

正德_(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

(天)

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天)

孺人諱〔七〕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賞雄〔八〕，敦尙簡實；與人妯娌〔九〕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纊〔一〇〕，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釺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一一〕。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

，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癘，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題解

先妣，人子對於已死的母的稱謂。事略，卽行狀，爲傳狀文的一種，家人、弟子撰述死者生平言行、德業，備作他人撰述傳記或墓誌銘之用。

作者生平

(天)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嘉靖時中舉，屢試進士不第。讀書講學，二十餘年，不以家貧爲念。年六十始成進士；官至太僕寺丞。隆慶五年卒，年六十六。工古文，尤善敘事，爲明代大家。學者稱震川先生。著有震川集。

注釋

〔一〕弘治，明孝宗年號。〔二〕期，周年。〔三〕殤，夭折，謂未成年而死。〔四〕姪，同妊，曰，陽平，音人；婦人懷孕。〔五〕暗，一，陰平，音陰；失聲，不能言語。〔六〕正德，明武宗年號。〔七〕諱，稱呼死者的名字。〔八〕貲，貲財。雄，雄長。謂因有家財，爲一鄉的首富。〔九〕媻媻，和好的樣子。〔一〇〕縵，縵縵。〔一一〕灑然，整潔貌。〔一二〕孝經，十三經之一，孔子爲弟子曾參陳孝道之書也。〔一三〕痾，疫病。

習題

(一) 歸有光的母親早死的原因何在？

(二)歸有光的母親的治家、教子怎樣？

(三)寫母親的生平，爲何寫進外家的事？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一〕}，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二〕}。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三〕}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四〕}，賓從輒滿座。吾母脫簪珥^{〔五〕}，治酒漿，盤壘間未嘗有儉色^{〔六〕}。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游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七〕}四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

先外祖家素不潤^{〔九〕}，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一〇〕}，凡所爲女紅^{〔一一〕}，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檻褻狀。

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一二〕}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稚不能答，投母懷，淚潸潸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然助人以哀者。

記母教銓時，組紉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咿唔之聲，與軋軋相聞。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婿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

不入口七日。閩黨嫻嫻（云），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天）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云），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與藥鼎沸聲相亂。母微笑曰：『病少差（云）矣。』由是母有病，銓卽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

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言以規（云）；或怒不聽，則屏息，俟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

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領之。先府君在客邸，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扑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以是益嚴。

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紝事，一如教兒時。銓年二十有二歲，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樸婉沈痛，聞者無親疏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八十餘云，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常以不及奉舅姑盤匱云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云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云，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嗚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

銓於是退而語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熒熒，高梧蕭疎，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翦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婀娜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

童子蹲樹根，捕促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煮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

圖成，母視之而歡。

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言，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題解

鳴機夜課圖，作者稟母訓，誌母德而作的行樂圖。文字偏於母德母行的紀敘，體裁有如事略，蓋把這向人求乞詩文，用以表揚母氏的。

作者生平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清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工詩、古文，而詩尤負盛名，與袁枚、趙翼並稱三大家。於詩文之外，兼擅戲曲，所作絳雪樓填詞九種，亦有聲於藝林。著有忠雅堂文集。

注釋

(天)

- 〔一〕士銓母，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二〕先府君，稱已去世的父親。士銓父，名堅，字適園；有奇節。〔三〕任俠，謂尚氣節，好干預不平事。〔四〕蕭然，空虛貌。
- 〔五〕簪，卩乃，陰平；挽髮之具。珥，儿，上；卽耳環。〔六〕儉色，謂不足而有吝嗇相。
- 。〔七〕四子書，卽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八〕礫，卽古，陽平，舊入。波、礫、點、畫，並書法名：左撇爲波；右捺爲礫；以筆着紙一起叫點；橫筆叫畫。〔九〕潤，謂富有家財。〔一〇〕纂，卩义乃，上。纂繡組織，都是絲織的女功。〔一一〕紅，與工同。女紅，卽女工。漢書：『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一二〕阿丈，士銓外祖自稱，猶言老夫。〔一三〕紉，丁山，陽平，音旬。闊條爲組；圓條爲紉。〔一四〕軋軋，紡織機聲。
- 。〔一五〕夏，卩一丫，上。夏楚，二木名。夏，卽欖樹。楚，卽荊樹。古時教者拿這種木頭作爲戒尺，用來撻犯規的學生。禮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一六〕託，猶言依靠。〔一七〕女，同汝。下女子之女同。〔一八〕哀毀骨立，喻悲哀逾常而肌體瘦損。後漢

書章彪傳：「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骨立，醫療數年，乃起。」〔一九〕嫺，一，平。嫺，一，去。壻父稱嫺，兩壻相稱爲嫺。嫺，猶俗言親戚。〔二〇〕禮記，爲漢儒者所纂集的周秦漢間人所撰關於古代禮制、習俗之文。經戴聖刪定，成今通行的禮記。周易，相傳爲文王、周公及孔子所撰。初爲卜卦之用，後成爲哲學書。毛詩，即今流行的詩經，因爲漢毛公所傳，故稱毛詩。〔二一〕差，彳，劣，去。少差，謂病小愈。〔二二〕規，勸誡。〔二三〕鄱陽，今江西鄱陽縣。〔二四〕言母不作媳婦看待而以女看待。〔二五〕童子試，科舉時代考試的一種。考取的稱諸生，即古時的博士弟子員。〔二六〕鉛山，今江西鉛山縣。〔二七〕籩，丁，去；禾米。科舉時代，生員歲科試列高等，由公家給以米糧，叫食廩籩；後來改用銀子。〔二八〕薦於鄉，謂舉孝廉，俗稱中舉人。〔二九〕八十餘，爲「年八十餘」的省句。〔三〇〕匾，一，陽平；沃盥之器，即現今的面盆。〔三一〕未亡人，婦人夫死者的自稱。〔三二〕言母心有所喜得而尙未能償願的。〔三三〕爲之略，意即爲文述其行狀節略。

習題

(天)

- (一) 蔣士銓的成名得力於母親或父親？
- (二) 述蔣士銓的母親相夫、教子的大概。
- (三) 爲行樂圖作記，爲甚麼反寫了母親的生平？
- (四) 將本篇和前篇比較，那篇更爲動人？其原因何在？

與幼小者(上)

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

你們長大起來，養育到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那時候，你們的爸爸可還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來總會有展開了父親的遺書來看的機會的吧。到那時候，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時光是駸駸的馳過去，爲你們

與幼小者(上)

之父的我，那時怎樣的映在你們的眼裏，這是無從推測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的陳腐的心情。我爲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樣的深愛你們的人，現在這世上、或曾在這世上的一個事實，於你們卻永遠是必要的。當你們看着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我以爲，我們的愛，倘不溫暖你們，慰藉、勉勵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嘗着人生的可能性，是決不至於的。所以我對着你們，寫下這篇文章來。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你們是生來不久，便被奪去了生命上最緊要的養分了。你們的人

生，卽此就暗淡。在近來，有一個雜誌社來說，教寫一點「我的母親」——這一種小小的感想的時侯，我毫不經心的寫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親從頭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萬年筆^①將停未停之際，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彷彿做了甚麼惡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實是事實。這一點，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復的路的不幸。啊啊，不幸的人們啊。

從夜裏三時起，開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瀰滿了家中，從現在想起來，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②，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和市街離開的河邊上的孤屋，要飛去似的動搖，吹來黏在玻璃窗上的粉雪，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雲中間的陽光，那夜的黑暗，

便甚麼時候，都不退出屋裏去。在電燈已熄的薄暗裏，裹着白的東西的你們的母親，是昏聩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個學生和一個使女幫着忙，生起火來，沸起水來，又派出人去。待產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撲了進來的時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氣，覺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後，還不見生產的模樣。在產婆和看護婦的臉上，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擔心的顏色，我便完全慌張了，不能躲在書齋裏，專等候結果了。我走進產房去，當了緊緊的捏住產婦的兩手的腳色。每起一回陣痛，產婆便叱責似的督勵着產婦，想給從速的完功。然而暫時的苦痛之後產婦又便入了熟睡，竟至於打着鼾，平平穩穩的似乎甚麼都忘卻了。產婆和隨後趕到的醫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氣。醫生每遇見昏睡，便彷彿在那裏想用甚麼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且來和積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戲了。然而在房裏面的人們，卻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雲片裏。醫生是醫生，產婆是產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這之中，似乎全不覺到甚麼危害的，是只有身臨着最可怕的深淵的產婦和胎兒。兩個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裏去。

大概恰在三時的時候，——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二時——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該是最後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的看定了一處地方，與其說苦楚，還不如說嚇人的皺了臉。而且將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兩手在背上撓亂的抱緊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產婦一樣的着力，那產婦的臂膊便會擠破了我的胸脯。在

這裏的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吃緊起來，醫生和產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聲勉勵着產婦。

驟然間感着了產婦的握力的寬鬆，我擡起臉來看，產婆的膝邊仰天的躺着一個沒有血色的嬰兒。產婆像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酒葡萄酒。看護婦將這孛來了。產婆用了臉和言語，教將酒倒在臉盆裏。盆裏的湯便和劇烈的芳香同時變了血一樣的顏色。嬰兒被浸在這裏面了。暫時之後，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緊張的沈默，很細的響出了低微的啼聲。

廣大的天地之間，一個母親和一個兒子，在這一剎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時候，新的母親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這，便無端的滿眼滲出淚來。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表現這事給你們看。

說是我的生命的全體，從我的眼裏擠出了淚，也許還可以適當吧。從這時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變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這樣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個和第三個也如此。即使生產有難易之差，然而在給與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卻沒有變。

我因爲自己的心的擾亂，常使你們的母親因而啼哭，因而淒涼。而且對付你們也沒有理。一聽到你們稍爲執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聲音，我便總要做甚麼殘虐的事纔罷手。倘在對着原稿紙的時候，你們的母親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務的商量，或者你們有甚麼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來。而且雖然明知道事後會感着難堪的寂寞，但對於你們也仍然加以嚴厲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辭。

然而運命來懲罰我這任意和暗昧的時候竟到了。無論如何，總不能將你們任憑保姆，每夜裏，使你們三個睡在自己的枕邊和左右。通夜的使一個安眠，給一個熱牛乳，給一個解小溲，自己沒有熟睡的工夫，用盡了愛的限量的你們的母親，是發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熱而躺倒了。這時的吃驚固然也不小，但當來診的兩個醫生異口同聲的說有結核的徵候的時節，我只是無端的變了青蒼。檢痰的結果，是給醫生們的鑑定加了憑證。而留下了四歲和三歲和兩歲的你們，在十月杪的淒清的秋日裏，母親是成了一個不能不進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裏的事，便飛速的回家。於是領了你們的一個或兩個，忽忽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來做事的一個懃懃的門徒的老嫗，在那裏照應病室裏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

的模樣，便暗暗的拭着眼淚了。你們一在牀上看見了母親，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還沒有給伊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親，也彷彿擁抱寶貝似的，要將你們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隨宜的支梧着，使你們不太近伊的牀前。正盡着忠義，卻從周圍的人受了極端的誤解，而又在萬不可辯解的情況中，在這般情況中的人所嘗的心緒，我也嘗過了許多回。雖然如此，我卻早沒有憤怒的勇氣了。待到像拉開一般的將你們遠離了母親，同就歸途的時候，大抵街燈的光已經淡淡的照着道路。進了門口，只有僱工看着家。他們雖有兩三人，卻並不給留在家裏的嬰兒換一換襯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嬰兒的胯下，往往是溼漉漉的。

你們是出奇的不親近別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們睡去了，

我纔走進書齋去做些調查的工夫。身體疲乏了，精神卻昂奮着。待到調查完畢，正要就牀的十一時前後的時候，已經成了神經過敏的你們，便做了夜夢之類，驚慌着醒來了。一到黎明，你們中的一個便哭着要吃奶。我被這一驚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閉上眼睛。吃過早飯，我紅了眼，抱着中間有了硬核一般的頭，走向辦事的地方去。

在北國裏，眼見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們的母親坐在牀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見我，便說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說是看見窗外的楓樹已經那樣覺得淒涼了。誠然，當入院之初，燃燒似的飾在枝頭的葉，已是凋零到不留一片；花壇上的菊也爲寒霜所損，未到萎落的時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卽此每天給伊看這淒涼的情狀，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

母親的真的心思其實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離開了你們。
(天)

終於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卻是一個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風的壞日子，我因此想勸伊暫時消停，事務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經空虛了，先前說過的老嫗在屋角上，草草的擗當着討得的東西以及墊子和茶具。慌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親的身邊，高興的嚷着了。我一見這，也不由的墜了淚。

不知不識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離的東西了。親子五人在逐步逼緊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來以護自身的雜草的根株一般，大家互相緊挨，互分着溫暖。但是北國的寒冷，卻冷到我們四個的溫度，也無濟於事了。我於是和一個病人以及天真爛漫的你們，雖然勞頓，卻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邊去。

題解

本篇節選現代日本小說集，原名 Chisaki monoe，爲有島氏寫給他兒子的遺書。見有島著作集第七輯。

作者生平

有島武郎 (Arishima Taki, 1877—1933)，近代日本小說家，初本學農，留學英美。歸國後，任札幌農科大學預科英文學講師。翌年，與神尾安子結婚。一九一〇年，投稿白樺雜誌，始漸爲人所知。後來忽然把一己的財產全部放棄，專以文字勞動自給。大正十二年，情死於輕井澤別莊。著作編有有島武郎集五十餘卷。譯者魯迅生平，見第一冊秋夜課。

注釋

〔一〕萬年筆，日本人對於自來水筆之稱。
〔二〕北海道，在日本北部，本爲蝦夷所居之地。

語文對譯

(天)

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汝等或將嗤憫我，有如我今日嗤憫過去之時代然。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去歲汝等，唯一之母已棄汝等而永逝矣。

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是日，大風雪，爲北海道素所未有者。

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午後，風雪漸平，日光破雪雲而出。

習題

- (一) 作者寫這文的用意何在？
- (二) 讀了此文，心中有何感想？
- (三) 本篇文字比較一般的語體有無不同的地方？原因何在？

與幼小者(上)

與幼小者(下)

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

這年已近年底的時候，你們的母親因爲大意受了寒，從此日見其沈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個，又突然發了原因不明的高熱。我不忍將這生病的事通知母親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時放開我。你們的母親卻來責備我的疏遠了。我於是躺倒了。只是和病兒並了枕，爲了迄今未曾親歷過的高熱而呻吟了。我的職業嗎？我的職業是離開我已經有千里之遠了。但是我已經不悔恨。爲了你們，要戰鬪到最後纔歇的一種熱意，比病熱還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劇的絕頂。你們的母親已經到非知道自己

的病的真相不可的窘地了。給做了這煩難的腳色的醫生回去之後，見過你們的母親的臉的我的記憶，一生中總要鞭策我吧。顯着蒼白的清朗的臉色，仍然靠在枕上，母親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覺悟來，靜靜的看着我。在這上面，混合着對於死的覺悟和對於你們的強韌的執着。這竟有些陰慘了。我被襲於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於到了移進且海岸的病院這一天，你們的母親決心很堅，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實際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來的母親，在內外的母親們的眼前，潛然的痛哭了。雖是女人，但氣象超拔而強健的你們的母親，即使只有和我兩人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給看過一回哭相，然而這時的淚，卻拭了還只是奔流下來。那

熱淚，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橫亘大空的一縷雲氣嗎，變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嗎，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嗎，或者又裝在想不到的人的淚堂裏面嗎，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熱淚，總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動車的處所，你們之中正在熱病的善後的一個，因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一個是得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親過於傷心了，沒有領到這裏來——出來送母親了。你們的天真爛漫的詫異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動車看。你們的母親是悽然的看着這情形。待到自動車一動彈，你們聽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舉手；母親笑着略略的點頭。你們未必料到，母親是從這一瞬息間以後，便要永久的離開你們的吧。不幸的人們啊！

從此以後，直到你們的母親停止了最後的呼吸爲止的一年零七個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奮鬪着劇烈的爭戰。母親是爲了對於死要取高的態度，對於你們要留下最大的愛，對於我要得適中的理解；我是爲了要從病魔救出你們的母親，要勇敢的在雙肩上擔起了逼着自己的運命；你們是爲了要從不可思議的運命裏解放出自己來，要將自己嵌進與本身不相稱的境遇裏去，而爭戰了。說是戰到鮮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親和你們，受着彈丸，受着刀傷，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啊。

你們到了六歲和五歲和四歲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終於殺到了。死壓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親的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與你們的一節，倘有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最好是同時一看母親的遺書。母親是

流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這也並不是單因爲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卻因爲怕慘酷的死的模樣，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應當逐日生長起來的靈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傷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但願葬式的時候，教使女帶領着，過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親這樣寫。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廣大。』

母親亡故的時候，你們正在信州⁽²⁾的山上。我的叔父，那來信甚而至於說，倘不給送母親的臨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吧。但我卻硬託了他，不使你們從山中回到家裏。對於這，我想你們有時或者以爲殘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時半了。寫這篇文章的屋子的鄰室裏，並了枕熟睡着你們。你們還幼小，倘

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對於我所做的事，就是母親想要使我來做的事，總會到覺得高貴的時候吧。

我自此以來，是走着怎樣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親的死，我撞見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愛護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這一條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裏，描寫過一個決計將妻子作爲犧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實上，你們的母親是給我做了犧牲了。像我這樣的不知道使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圍的人們是只知道將我當作一個小心的人，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憐的男人；卻沒有一個肯試使我貫徹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無能力來看。這一端，你們的母親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裏，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處尋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膽處尋到了大膽，在不銳敏處尋到了銳

敏。換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膽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勞役來體驗自己的無能力。我以爲用了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發別樣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過去的時候，也該會知道我也並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歡喜的吧。

雨之類只是下，悵鬱的情況漲滿了家中的日子，動不動，你們中的一個便默默的走進我的書齋來。而且只叫一聲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啜的哭起來了。唉，唉，有甚麼要從你們的天真爛漫的眼睛裏要求眼淚呢？不幸的人們啊！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無端的悲哀裏的時候，更覺得人世的淒涼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潑的向我說過早上的套語，於是跑到母親的照像面前，快活的叫道「親娘，早上好」的時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裏的時候了。我在這時，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

無劫的世界。

(天)

世上的人們以爲我的這述懷是歎氣，是可以無疑的。因爲所謂悼亡，不過是多到無處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將這樣的事情當作一宗要件，世人也還沒有如此之閑空。這是確鑿如此的。但雖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會逐漸的到了覺得母親的死，是一件甚麼也替代不來的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時候。世人說是不關心，這不必引以爲恥的。這並不是可恥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深的觸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並非細小的事。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這只在一個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啊。無論哭着，無論笑着，無論高興，無論淒涼，看守着你們的父親的心，總是異

常的痛傷。

然而這悲哀於你們和我有怎樣的強力，怕你們還未必知道吧。我們是蒙了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進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於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災禍啊。

人世很淒涼。我們可以單是這樣說了就算嗎？你們和我，都如嘗血的獸一般，嘗了愛了。去吧，而且爲了要從淒涼中救出我們的周圍，而做事去吧。我愛過你們了，並且永遠愛你們。這並非因爲想從你們得到爲父的報酬，所以這樣說。我對於教給我愛你們的你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謝罷了。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拚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

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卻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爲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吃盡了斃掉的親，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現在是時錶過了夜半，正指着一點十五分。在闐然的寂靜了的夜之沈默中，這屋子裏，只是微微的聽得你們的和平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來贈給母親的薔薇花。因此想起來的，是我給照這照相的時候。那時候，你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還宿在母親的胎中。母親的心是始終惱着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希望和恐怖。那時的母親是尤其美。說是仿倣那希臘的母親，在屋子裏裝飾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納爾伐⁽¹⁾的，有瞿提⁽²⁾的和克靈威爾⁽³⁾的，有那丁格爾⁽⁴⁾

女士的。對於那娃兒脾氣的野心，那時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來看；但現在一想，是無論如何，總不能單以一笑置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親去照相，便極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進我樓上的書齋來，我詫異的看着那模樣。母親冷清清的笑著對我說：『生產是女人的臨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臨終的裝束。』——那時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嚴肅起來。至於覺得我的前面，隔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親似的了。母親的愛，如遺書所說的一定擁護着你們。好好的睡着吧。將你們聽憑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時這一種東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吧。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長大更賢良的跳出眠牀來。我對於做完我的職務的事，總盡全力

的吧。即使我的一生怎樣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樣的誘惑，然而你們在我的足跡上尋不出甚麼不純的東西來這一點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從我的斃掉的地方，從新跨出步去。然而甚麼方向，怎樣走法，那是雖然隱約，你們可以從我的足跡上探究出來吧。

幼小者啊，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吧，奮然的，幼小者啊！

注釋

〔一〕信州，日本地名，在本州福島之東。〔二〕米納爾伐（Minerva），即 Athena，

希臘女神之名。〔三〕魏提（J. W. Goethe, 1749—1832），今通譯哥德。德國詩人兼小說家

·所著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與浮士德均有漢譯本。〔四〕克靈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國政治家及軍人，曾爲國會議員，內亂起，投身國會軍，爲獨立黨首領。殺英王查理第一，改行共和政體，自稱國民總督。〔五〕那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英國女子，爲紅十字會之創始者。

語文對譯

我被襲於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余爲悽愴之情所襲，不禁俯首，不敢仰視。

母親是——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汝母決意不復見汝面，

其心始終不變。

這也並不是單因爲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卻因爲怕慘酷的死的模樣，示給你們的清白的
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此不僅爲顧慮病菌之傳染已也，乃懼於汝清白之
心版上印入死之慘象，使汝之一生增加暗淡耳。

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使幼兒知死之一事，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

(天)

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廣大。——思子之親心，其廣大有若太陽普

照於人間。

習題

- (一) 有島之妻忍心不再與子女相見，其用意何在？
- (二) 於母親之喪，不使子女送葬，其行爲可取否？
- (三) 任譯兩段爲文言文。
- (四) 我國望兒女爲肖子，而有島則主張兒女須超過其親，究以何者爲對？

大同與小康

禮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三〕}，事畢，出遊於觀^{〔四〕}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五〕}在側，曰：『君子何歎？』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六〕}，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七〕}、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八〕}，女有歸^{〔九〕}。貨，惡其棄於地也^{〔十〕}，不必藏於己；力^{〔十一〕}，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十二〕}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_三，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_三；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_三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_三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_三其義，以考_三其信，著有過_三，刑_三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_三，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題解

本文節錄禮記禮運。旨在述說孔子治國平天下的意見。所謂「大同」，指平天下言；「小康」，指治國言。

作者生平

大同與小康

禮記，爲記述古代禮樂制度及聖賢言行的著作，作者不一人，姓名也多不可考。隋書經籍志稱：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後又續有所得，至宣帝時，戴聖刪其繁重，存四十六篇。後漢馬融傳其學，後增三篇，合爲四十九篇，卽今通行的禮記是。聖，字次君，漢梁人。與諸父德俱受禮於后蒼，時稱小戴，故禮記亦稱小戴記。

注釋

〔一〕蜡，十二月的祭名。鄭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與於蜡賓，謂孔子參與蜡祭。〔二〕觀，宮闕，古時懸掛法象使民觀看的所在。〔三〕言偃，卽子游，孔門文學科的高足弟子。〔四〕英，謂賢君。〔五〕矜，與蹠通，謂老而無妻者。〔六〕分，職分。謂男子各有職業。〔七〕女子出嫁曰歸。謂女子嫁人不失時，各有所歸。〔八〕貨，謂財貨。惡，又，去，音務；怕。言只怕棄貨於地而不生產。〔九〕力，謂勞力。言只怕勞力無所用。〔一〇〕謀，謂亂事。〔一一〕隱，謂不行。〔一二〕大人，謂在位的人。世及，謂父子相傳，兄弟相及。「大人世及以爲禮」，爲「大人以世及爲禮」

的倒句。下二句同。〔二二〕賢，有尊崇之意。〔二四〕用，由也，因也。〔二五〕著，明也。言明其義之所當爲。〔二六〕考，考成也。言考成其是否信實。〔二七〕表明過失。〔二八〕刑，則也。言以仁爲法則也。〔二九〕教，位也。言在位的必去位。

習題

- (一) 大同世界的社會組織和人民態度是怎樣的？
- (二) 小康時代的社會組織和人民態度是怎樣的？
- (三) 大同世界和小康時代不同之點何在？

兼愛上

墨子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

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_言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四)，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五)，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六)，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七)有。猶有盜賊乎？——視人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

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題解

墨子倡兼愛之說，勢力極盛；門人弟子甚衆，當時與儒家並峙而相非。漢以後，學術定於一尊，儒學盛而墨學就衰。本文選自墨子，書中有兼愛三篇，這是他的上篇。大旨在論兼愛之益，期世人取愛而棄惡，使天下復於治。

作者生平

墨子，舊本題周墨翟撰。翟，魯人，他的年輩約後於曾子而先於子思。仕宋爲大夫。倡

兼愛之說，爲人尙義俠，嘗百舍重繭說楚罷兵以救宋。孟子嘗斥他兼愛無差等爲無父。著有墨子。惟書中多稱子墨子云，可見出於門人及後學者所追記，並非墨子自撰。注本以清孫詒讓所著墨子閒詁爲最善。

注釋

〔一〕王念孫說：『焉，猶乃也。』下文二焉字同。〔二〕攻，治理。〔三〕當，讀爲嘗，意卽嘗試。〔四〕異室，謂他人的家室。下異家與異國準此。〔五〕此句及下句「人」字下，依俞樾校，並當有「身」字。〔六〕物，卽事。言天下的亂事，盡在於此。〔七〕亡，同無。

習題

- (一) 兼愛的意義是甚麼？
- (二) 果如墨子的話，國家可以不亂嗎？
- (三) 墨家所主張的愛和儒家的同否？

事因於世備適於事

韓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臝〔音〕蚌蛤〔音〕，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音〕。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音〕。然則今有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七〕}，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八〕}，采椽不斷^{〔九〕}，糲粢^{〔一〇〕}之食，藜藿^{〔一一〕}之羹，冬日麀^{〔一二〕}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一三〕}之服養，不虧^{〔一四〕}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一五〕}，以爲民先，股無胼^{〔一六〕}，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

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三，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膜臘而相遺以水^四；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五。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六；穰歲之秋，疏客必食^七；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彙^八，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題解

本課節錄韓非子五蠹篇，是古代法家的政論，大旨謂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換言之

，卽識時爲上，法古爲下。因主張以法治國。

(天)

作者生平

韓非子，舊題韓非撰。韓非，戰國時韓國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曾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遠甚。非見韓國日益削弱，因著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者不務修明法制，而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等篇以自見。後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而見讒於李斯，云：『非終爲韓，不爲秦。』遂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以藥，令早自殺，非遂死。今通行韓非子，凡五十五篇，卽非發憤所著的十餘萬言。有清代五先慎集解本，頗詳明。

注釋

〔一〕蕞，ㄉㄨㄞˋ，上，音裸。木實爲果，草實爲蕞。〔二〕蟬，ㄉㄨㄢˊ，去，音棒。與蚌字通。蛤，ㄍㄚˊ，陽平，舊入，音閣；皆介殼類，圓者曰蛤，長者曰蚌。〔三〕燧，古取火之具，有金燧木燧之別。金燧，卽今之火鏡之類，取火於太陽。木燧以木爲之，鑽木良久而

事因於世備適於事

生熱，則火星飛爍而出，卽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是。〔四〕繇，ㄍㄨㄛˊ，上，音滾；禹父名。奉帝堯之命治洪水，無功，殛死於羽山。禹繼父職，疏導河瀆，而歸於海，在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乃告成。〔五〕決瀆，卽治水之意。決，猶言疏導；瀆，水之獨流入海者。古稱江淮河濟四水爲四瀆。〔六〕言平常以爲可行者，不必效法。〔七〕株，木幹。樹木入土之部曰根，在土上之部曰株。〔八〕言以茅草蓋屋，而任其縱橫長短不齊。

〔九〕采，字同採，櫟木也；其材斜理，宜於薪炭而不宜於建築。斲，ㄉㄨㄛˊ，陽平，舊入，音斲，音斫。采掾不斲，言以採爲椽，不加砍削，表示儉樸之意。〔一〇〕糲，猶今言糙米飯。〔一一〕藜藿，謂蔬菜。〔一二〕麀，ㄇㄨㄛˊ，陽平，音尼；鹿子。〔一三〕監門，謂守門之吏。〔一四〕虧，損也，此指服養的惡劣言。〔一五〕𡗗，ㄩㄛˊ，陽平，舊入，音祭；釜也，用以掘土。字也作錡。〔一六〕𡗗，ㄩㄛˊ，陽平，舊入，音拔；股上的小毛。〔一七〕絜，提也。絜駕，言提轡而駕車。〔一八〕樓，ㄌㄡˊ，陽平，音樓。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臘，冬至後三戌日祀百神之祭。相遺以水，謂以水爲禮物相饋贈，因山居者不易得水之故。

〔一九〕買庸，猶言雇工；決竇，謂洩水他出，因澤居者常苦水。〔二〇〕饑，同餉，意即饋食。意林引作讓。〔二一〕穰，曰尤，陽平，音飄；豐也。食，入，去，音飼；以食與人。〔二二〕士藁，與仕託通，謂人之仕於諸侯或託於諸侯者。爭士藁，意即爭祿位。士或作士，誤。

習題

- (一) 韓非子的言論，有無可反駁處？
- (二) 古人好讓，後人好奪，韓非子以為理由何在？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稚暉

仗着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

能夠衣是必須溫厚，食是必須鮮潔，居是必須軒敞，乘是必須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了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器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古代若周朝的老聃^{〔三〕}，近世若俄國的託爾斯泰^{〔三〕}，一班主張消極道德^{〔三〕}的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要剖了斗，折了衡，毀壞了機器，世界纔會正當。

我亦以爲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三〕}，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三〕}的一條小獸，演到成了猴子，尙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

；盧舍沒有，盧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爲甚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六)，鹵莽滅裂^(七)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盧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盧舍，做成盧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要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

到人類不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信，試就他的耕看着：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犁了。又就他的鑿看着：最初是用一片尖石，冒稱斧頭；後來他用鐵鑿了。這就是叫老聃與託爾斯泰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耕田機器，也必定採用鐵犁、鐵鑿，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把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卻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狗下水，拉鬻貓也下水，變成吃砒霜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甚麼東西，難道桎梏〔五〕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嗎

？這是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有疑問，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言的嗎？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團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疏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雨，連綿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蠅、跳蚤，叫苦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言、闡闡^言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的朋友，快活着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是可樂。若真正是羲

皇以前那種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只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爲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每日，只要工作兩小時，便已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_言，繁植花木，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林園。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五石瓠_言，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皆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

並不是「烏托邦」^(天)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之時，乃為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有餘裕，斷沒有人類尚須用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

題解

本篇選自吳稚暉全集。要旨在論述大同理想的實現，須借逕於物質文明，而物質文明的增進，在於機器的發明與改良。等到機器的力量充分可以代替人類勞動的時候，人類只須費了極少的時間便已各盡所能；而且世上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可以任人各取所需，大同的世界就實現了。

作者生平

吳稚暉，名敬恆，江蘇武進縣人。留學日本，加入國民黨。歸國後，與蔡元培創愛國女學，宣傳革命。以不爲清政府所容，逃至英國，旋又轉法。民國成立，自法歸國。後以黨人遭袁世凱的壓迫，再往歐洲，在法辦勤工儉學會，鼓吹革命。又設中法大學，自爲校長。一九二四年以後，歷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革命軍總政治訓練部主任，外交、軍事、建設各委員會委員等職。著有上下古今談、吳稚暉全集等。

注釋

〔一〕老聃，卽李耳，晚周哲學家，爲道家之祖。史記貨殖列傳引老子所述理想社會說：『至治之世，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二〕托爾斯泰(Count Leo Nikolaevitch Tolstoy, 1828—1910)，俄國的小說家、思想家。本爲俄國貴族，少年時沈湎於游蕩生活。自居高加索後，從事文藝，天才大顯，以藝術家著聲於時。五十一年以後，思想大變，不甘以藝術家自居，且反對科學，倡泛勞動主義，時想實行勞動。爲貫徹一己的主張，竟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悄悄地離了家，實行勞

動孤獨的生活，以期靈魂的慰安。但走不多遠，就在途中患肺炎而死。其文藝著作譯成漢文的，有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童話集、戰爭與和平、黑暗之光、婀娜小史等。

〔三〕消極道德，對積極道德而言，指僅主消弭目前不安現狀或使人復反於自然狀況的道德，如道家所主張的「絕聖棄智」、「剖斗折衡」及今人反對機器，信奉泛勞動主義，要使人人勞動是。

〔四〕相傳唐堯之世，人民安樂度日。有老人以杖叩地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五〕塊然，猶言孑然，孤單貌。

〔六〕信口開河，猶言瞎說。

〔七〕鹵莽滅裂，猶言粗魯約略。

〔八〕吃砒霜而藥老虎，俗諺，喻害人不得，反毒了自己。

〔九〕桎梏，拘禁人的刑具。作動詞用，有束縛之意。

〔一〇〕蠕動，謂蟲類。喙息，謂獸類。

〔一四〕瓠，ㄉㄨ，音胡；瓜屬，即今之葫蘆瓜。〔一五〕烏托邦，爲 Utopia 的音譯，意即理想國。

語文對譯

衣是必須溫厚，食是必須鮮潔，居是必須軒敞，乘是必須飛速。——衣必溫厚，食必鮮潔，居必軒敞，乘必飛速。

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由不耕而耕，不鑿而鑿，穴居而構廬舍，獨立而結爲羣。

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者，替代人類勞動者也。——機器，乃所以代替人類勞動者也。——機器，替代人類勞動者也。——機器者，替代人類勞動也。

習題

- (一) 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的社會，在今日是否會復現？
- (二) 一般反對機器，所持的理由正當否？

(三) 機器是否有促進大同世界的可能？

(四) 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兩派主張，以那派更近於事實？並說明其理由。

(五) 試將「重視物質文明……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一段譯爲文言文。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葉紹鈞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他在中學校畢業了，我想對他說以下這些話。因為客觀地立論的習慣還不曾養成，所說的當然只是些簡單的直覺。

中學生是中國社會中間少數的選手。不去查統計，自然不能說出確切的總數；但只要想到數十年來唱慣了的「四萬萬同胞」，同時把中學生的數量來相比，恐怕有「滄海一粟」之感了。

這些選手的被選條件，是付得出一切費用，暫時還不需或者永遠都不需靠自己的勞力生活。

他們爲着甚麼目的而被選呢？普通的名目是「受教育」、
「求學問」。骨子裏是要向生活的高塔的上層爬；如說學問是
生活的高塔，地位報酬也是生活的高塔，我說向上層爬，並不
含諷刺的意思。

爬到某一層（這就是說中學畢業了），停了腳步想一想，
還是爬上去呢，還是不？再爬怎樣爬？不爬又怎樣？這就來了
許多躊躇。

從「滄海」方面說，「一粟」是被包在內的，便有問題也
只有「滄海」的問題的一個子目^(三)。但是從「一粟」本身說，
卻自有種種的問題可以商論。

所謂再爬、不爬等等問題，總括地說就是出路的問題；有
人說，說「追路」比較健全；再換一句，就是「往那裏走」？

往那裏走呢？

升學是一條路；任事是一條路；無力升學又沒法任事，也是一條無路之路。各人的憑藉不同，所趨的路自然分歧了。

弟弟，如果你的憑藉好，我贊成你升學。你愛好學問，你希望深造；你不僅爲學問而學問，更想在人類的生活和文化上塗上這麼幾筆，把牠們修潤得更充實、更完美；我那有不贊成之理？

如果你不爲着這些，卻要升學，我可不贊成。你想給自己鍍上一層金麼？這是一種欺誑的心理，心存欺誑，做出事來必然損害他人；這怎麼行？

我曾走進大學，看見選手們頗有在那裏給自己鍍金的；親愛的弟弟，我不願你這樣。

你若真個愛好學問，有一層又須知道，就是現在的社會並不適宜於做學問。這意思講起的人很多，着眼之點不一，總之都能找住真相的一角。

我要你知道這一層，不是叫你就此灰心，袖起手來歎「今非其時也！」或者「社會負我！」

我希望你從愛好學問的熱誠裏發生一般力量，把社會弄得適宜於你一點。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事；不過你盡了你的一份力量時，比較更有把握。

凡具有愛好某一事項的熱誠的人都應該這樣，方不至徒存虛願。否則，志在兼利天下的發明家發明了事物，結果只供少數人去享用；兩心相印的戀愛者不顧一切，誓欲合併，終於給排斥純愛的世網絆住了。

你如其想走任事的一條路，我也贊成。成語說：「不得已而思其次」；任事並非升學的「其次」，你不必想起那成語。任事也就是做學問；做學問的目的無非要成就些事物。

任那種事呢？列舉很難，還是概括說。

譬如講授死書的教師，我不贊成你去當。一代一代的教師講授下來，輪到你，你又傳下去，一代一代，以至無窮；一串的人就只保守了幾本書，自身並沒有成就些甚麼，生產些甚麼，你若反省時，一定會感覺無謂的。——這是一例，他可類推。

譬如電報局、郵政局的職員之類，都是社會這大機械的齒輪，你若願意當，不感甚麼不滿，我也贊成你去當。——這又是一例，他可類推。

我想勸你去幹的，是成就些甚麼的事情，尤其是勞力的事情。
(天)

無論如何天花亂墜的文明、文化，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總是勞力的結果。大家需要享用，大家就該勞力；這是簡單不過，可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我們研究學問，我們擔任要務，勞了心了；勞力的事情，你們去幹吧！』這種分工說是狡猾自私的治者的欺人話。在各種勞力的事情中間，那當然要分工。

論理，研究天文學的也該織一疋布，擔任甚麼委員的也該種一塊田，因為他們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同一般人一樣。何況不研究天文學、不擔任甚麼委員的你，要想任事，自應揀那些能夠成就些甚麼，生產些甚麼的了。

卽就織布種田而論：手工業的織布，在現代文明中將被淘汰淨盡了，要織布就得進工廠去當織工，而織工是困苦的；種田的事情也很困苦，形容的話便是「無異牛馬」。這些我都知道。

然而這些事情總須有人去做。你若說，似乎犯不着吧，這句話我不愛聽；因爲你只是一個不比所有的人卑微，也不比所有的人高貴的人。

那末，關於困苦的一層呢，你一定要問了。親愛的弟弟，我決不至這樣胡塗，竟會教你低首下心，忍受一輩子，像那馱着石碑的鼯鼠（三）一般，而且你身歷其境之後，自然會不耐忍受一輩子；你那時必將有所見，根據這所見來改革、變更，是你的權利。改革、變更一件事的權利，最正當是歸到擔任這件

事情的人手裏。

末了，如果你無可奈何只好走上「無路之路」，我當然無所用其不贊成，因為你所碰着的是事實的壁。

那時你一定要憤憤。憤憤是應該的；否則真成弱蟲了。但是你爲甚麼憤憤，卻須問個明白。

如其說，你有中學畢業的資格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未免不很妥當。中學畢業豈是你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你只因有所憑藉罷了。你的口氣卻似乎說，別人不妨無路可走，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爲甚麼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呢？——具有商業經驗的父兄送子弟入學校，本來就看作一宗賣買；花了本，非但得不到利，結果連本都蝕掉，於是憤憤，自屬常情。但是我不希望你運用這種商業經驗。

如其說，你是一個要任事、能任事的人，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就比較妥當。你這樣想，就會和入那無路可走的大羣裏去，不復自覺有甚麼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而且你的問題也就是大羣的一般問題了。

這個問題於你是很好的功課。你若能精細的剖析，扼要地解釋，社會病態的診斷〔也〕便將瞭然於你的胸中；同時你必能給牠開個對症的藥方，爲大羣也爲你自己。

親愛的弟弟，我的話很幼稚，又很不具體，我自己都知道。我的實力只有這一點點，我不能說出超乎實力的話。如果這些話於你有一毫用處，自是我的歡喜。

題解

這是把篇首第一句話作文題，要旨在指導臨畢業的學生，解決目前升學或就業的大問題

。態度誠懇，立言真摯。讀了之後，各人如能細細考慮一番，對於出校後的問題的解決，必
(天)
能得相當的助益。

作者生平

葉紹鈞，見第一冊一張小小的橫幅課。

注釋

- 〔一〕滄海一粟，喻言渺小。蘇軾前赤壁賦：「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二〕謂大問題中的一小問題。〔三〕量胤，音備戲，靈龜，力能負重，即現今石碑下的碑趺。〔四〕診斷，病人疾病的原因與徵候。

語文對譯

暫時還不需或者永遠都不需靠自己的勞力生活。——恃一己之勞力以謀生，一時無需乎此，甚或終其生而亦不必要也。

還是爬上去呢，還是不？——其上進乎，抑否耶？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升學是一條路，任事是一條路。——升學，一道也；任事，一道也。

這是簡單不過，可是顛撲不破的道理。——此其理至簡而不可易也。

同時你必能給他開個對症的藥方，爲大羣也爲你自己。——其時爲大羣與一己，必能對症下藥，爲立一診斷書。

習題

- (一) 具有怎樣的條件才可以升學？
- (二) 要怎樣去擇業？
- (三) 以「明日之我」爲題，作一篇文章。

勤工儉學傳書後

吳稚暉

自禽獸進化而爲人。人之所尤進於禽獸者，何在乎？卽以

其前之兩足，發展爲兩手。所作之工愈多，其生事愈備，凡可以善生類之羣，補自然之缺者，愈周也。(天)

故吾人放目四矚，繞於吾身之外者，雲日也，山水也，草木也，皆天然物也。除此以外，街衢、堂室、牀榻、盤盂，一切爲遊觀之物，爲居宿之物，爲飲食之物。桀黠之人，舉以炫富貴，傲壯麗，殉之而喪其道義者，無非人爲品而已。此等人爲之品，無非成之以兩手而已。雖有今日機器之奧妙，疑若能自動作；然無人手焉撥動其機括於始，機器亦塊然廢置而已。然則有手焉，始有人爲之品。有人爲之品，卽所以善生類之羣，補自然之缺，是名「進化」。若多此人爲之品，止供一部份之人，從而喪其道義，藉以炫富貴，傲壯麗，表異於同類，是因多此人爲之品，生類中反增不道德；人類發展其前之兩

足而爲兩手，在宇宙爲退化矣：有是理耶？

於此而得兩義：一義，凡具兩手而爲人，能以其手作工，助增人爲之品，使生類之羣益善，自然之缺可補者，此可名之曰進化之動物。又一義，廢置其手而不用，反盜他人之所作，以炫其富貴，傲其壯麗，是有意貽累生類之羣，無力能補自然之缺，爲顯然者，此可名之曰退化之動物。

吾固以爲知此兩義者，今日之人類多於古人。惟歧其論旨、匿其真理，用以惑亂於世者，後人亦愈多於古人。此必非後世善亦進、惡亦進，宇宙之退化與進化終相抵觸也。此因古代人智幼稚，則研理者寡，有聰明睿智較優於人者，質直而以易知之真理表示於衆，衆亦鮮能以疑似之曲義辯焉。

後世則人智愈進，研理者愈多。研理而不能不誤，此研究

繁蹟^{〔二〕}之理者所不能不顯之狀態。所以理則愈研究愈趨繁蹟，雖能得真理之人，固愈確而亦愈多。然因繁蹟而恫恍，遂致自誤：此愿者歧其論旨，其人亦未少矣。久或竟藉繁蹟爲欺炫，用以誤人：此黠者匿其真理，其人誠亦多矣。

此正若開辯論之會，方來客未多，坐中寥寥數十人，皆謹愿者。偶有一二長老抒其簡單之真理，衆亦稱善。迨忽然而方聞多學之士增以百數；雖談真理者，詞義非簡單，人數非寡少，然逞詭辯^{〔三〕}以相抵者，數亦相當，衆之稱善於兩者，反淆雜而是非以亂。必待會之終結，談真理之羣，舌皆疲矣，逞詭辯之黨，詞亦窮矣，衆人之頭腦，亦以清晰，真理遂奏最後之勝利也。

最古之世，卽若寥寥數十客之時。迨後有所謂聖賢若堯、

舜、周、孔之類者漸多，則似方聞多學之士，徐徐而集之時。今則正真理與詭辯激鬪方烈之時。吾不敢爲曲說，恐猶未入最烈之時代。若其終結，自猶去之遠矣。

最古之世，能爲網罟者〔一〕聖人；爲琴瑟者〔二〕又聖人；爲柝白、耒耜者〔三〕又聖人；爲宮室、衣服、舟車、棺槨者〔四〕自更聖人。聖人，皆工人也。此中國黃帝以前之狀態，人亦無異說。忽堯、舜出而立倫理，是隱隱以爲工頭與工人之父兄，可以坐食。經周、孔而逮孟、荀〔五〕，所謂治人、治於人之僞義〔六〕，愈以確立。

雖至今日，帝王已羣目爲民賊，官吏已自謙爲公僕，治人之惡黨，其勢稍衰。然因有分工之真理，遂更增勞心、勞力之詭辯，間接爲帝王、官吏保其未彊之餘勢，直接爲富翁、資本

家揚其代興之惡潮。

(天)

其爲說也，膠黏而不清，以遂其弊混：治人與治於人，一說也；勞心與勞力，一說也；學與工，又一說也。彼此本絕不相蒙^{〔五〕}者；詭辯之徒則牽合而爲義，一若學止勞心，勞心者卽治人者；工止勞力，勞力者卽治於人者。

殊不知無論學與工，皆不能不心、力並用：學則有研理，亦有實習；工則欲善事，亦必運思。勞心、勞力，何可以爲工、學之分？工、學彼此爲聯屬：習科學者結圖，職工事者運斤。學止爲工之預備，工止爲學之實施。學者當工，工者亦宜學。何與於治人與治於人之分？

將如詭辯者之旨，則必另有治人之學，通之止憑謬想，名曰勞心；玩愿者於股掌，遂自居於治人之列。此則吾敢斷言之。

曰，治人之學非學，乃賊民之技術，欲使一部分人蠹食於人類之中，自忘其爲有手動物而已。否則，人與人相交際之學，能使各人自學之而自治之，何事而生治人一階級？非所謂代斲而傷其手^ㄟ，勞而無功，久而爲害者乎？

此其義，古人早有明之者。堯、舜以前，聖人皆工人，舉世無異說。迨堯、舜立倫理，有協和天下之志，實乃生爲梗人願之漸。故當時卽有壤父^ㄟ譏之，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寥寥數語，四千年以來，大道不明，止以爲高隱之談；其實深符今日社會新學理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其意簡單了當，若曰：「人人能舉其工，不違乎作息，則生事皆備，生類之羣可善，自然之缺可補；不必更有治人一階級，而天下始和。」（當時以此爲

諷者，不止壤父一人，而許由、巢父之徒皆是，足見堯、舜之所爲，悟其非者，其始實多；其後積非勝是，莫名壤父等之妙，遂漫以高士混稱之耳。

壤父所以止舉耕田、鑿井兩事者，乃簡單以舉例，不及備稱耳。非如後世偏重農事（農自亦一工。）；隱居之士，止以躬耕爲高尙，對於織屨、賣漿，稍若卑陋。蓋卽以堯、舜自身爲證，舜固耕歷山者，然又曾漁雷澤，陶河濱。彼固立治人之僞義，而自身仍爲工人，猶未離於黃帝以前，聖皆工人之舊也。

今欲不違乎吾人兩手發展之原理，卽更宜宣暢人人作工之旨。使生類之羣、自然之缺，有所備而可善、可補，如是而已。

惟時代愈進，人類所需乎善羣、補缺之品物，決非如網罟、耒耜、耕鑿、漁陶之簡單。故工矣，又必更求精其工之學，一也。不幸而過去之時代，人類生有治人一階級，民賊剷除非易。彼等之口實，皆託言吾民之食於工者，程度幼稚，無可自治，則吾人自由爲奪。故工矣，不能不兼求自治之學，又一也。

題解

勤工儉學傳，是蔡元培、李煜瀛、吳敬恆等在法國所發起的勤工儉學會的刊物。書後，題跋的一種，寫在簡編的後面，表示一己所感的批評文字。他的名目，有書後、書某、讀某等。

作者生平

吳稚暉，見前機器促進大同說課。

注釋

(天)

- 〔一〕蹟，幽深。〔二〕詭辯，詭譎的辯論。〔三〕相傳伏義作網罟，以佃以漁。〔四〕相傳伏義作瑟，神農作琴。〔五〕相傳杵臼爲伯余所作；耒耜爲皋陶所作。〔六〕相傳宮室爲堯使禹作；衣服爲胡曹所作；棺槨未詳何人所作。〔七〕謂周公旦、孔子、孟軻、荀卿。〔八〕孟子滕文公上有：『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諸語。〔九〕蒙，謂闕述。〔一〇〕老子有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之語。〔一一〕填父，相傳堯時人，姓名不傳，因爲他曾經擊壤而唱「日出而作」的歌，便稱爲填父。〔一二〕許由，相傳堯時高士。堯想把天下讓給他，他不要，逃隱箕山。後又召他爲九州長，他不要聽這種話，跑到潁水邊去洗耳朵。填父，相傳也是堯時高士，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爲巢，因稱爲巢父。堯把天下讓給他，他也逃而不受。〔一三〕韓非子難一：『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畊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

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習題

- (一) 人何以必須工作？
- (二) 勞心與勞力之說是怎樣來的？道理是否對？
- (三) 將本篇文章和語體文比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敬業與樂業

梁啓超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我所說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天)、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四)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五)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甚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游民，雖大聖人碰着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喫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

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喫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甚麼爲先？萬惡甚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澈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懶，我敢信他一定能得

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爲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爲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實用了。惟有朱子^{〔六〕}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七〕}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騖，便是敬。業有甚麼可敬呢？爲甚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爲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爲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爲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

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惟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痾瘻丈人承蜩的故事，

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蠅翼之知。』(天)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甚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喫的飯。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云)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銜著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

，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腳。若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是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三)所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呀！』這種嘆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嚨喉來講，諸君

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着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吃酒，還不是一樣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噁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遊民，終日閒游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我那裏才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卻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皺着眉頭，哭喪着臉去做。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

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

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甚麼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感。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遊思、妄想杜絕了，省卻無限閑煩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言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言這種生活，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

(天)
。我自己常常的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舍〔四〕。今天所講，敬業卽是責任心，樂業卽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一同受用！

題解

本篇爲梁氏在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之講演辭，旨在以責任心與趣味兩事訓勉預備從事職業之青年。

作者生平

梁啓超，見第二冊巴律西課。

注釋

〔一〕禮記學記有「三年敬業樂羣」之語。〔二〕語見老子八十章。〔三〕謂僅取所引書的一語爲己用，不問作者的本意。〔四〕語見論語陽貨。〔五〕語見論語衛靈公。〔六〕朱

子，卽朱熹。

〔七〕語見論語學而「敬事而信」句朱注。

〔八〕語見莊子達生。

〔九〕曾

文正，卽曾國藩。

〔一〇〕語見莊子達生。

〔一一〕語見禮記中庸。

〔一二〕語見論語雍也

〔一三〕語見論語述而。

〔一四〕聒，語雜聲囂。強聒不舍，謂不怕麻煩再三再四地說。

語文對譯

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喫飯。——一日不事事，則一日不食。

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惟朱子之語訓爲最善，其言曰：

『主一無適便是敬。』

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鶩，便是敬。——

既任其事，必忠其職，且集全力以赴之，其心絕不旁鶩，是卽敬也。

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同爲社會服務，彼此之間，

固不必有所歆羨也。

習題

(一) 何謂敬業？何謂樂業？

(二) 怎樣才算敬業？

革命哲學

蔣中正

大學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哲學、政治哲學，都是從這裏出來的。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實無二致：要治國平天下，必須從格致誠正修齊做起。即此可以知道，我們要完成革命，統一國家，平定世界，若非先從格物致知上努力，都是不會成功的。「格物」「致知」之間，最緊要的尤其是「致

知」。我在第三期同學錄中，有一篇同學錄序〔三〕，想大家都已看過。這篇序完全是拿總理遺教教給我們的道理，演繹出來，沒有參加一點我個人的意思。這篇序文裏面，我有兩句話說：「革命的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大家要知道，革命的學問，並不是外國來的學問，就是一個中國固有的學問。我們一定要把哲學來源研究清楚，有了這哲學的基礎，然後我們的人生觀纔能確定，一切的榮辱、成敗、利害、生死纔能看透，所以要「致知」，所以要明白大學之道。如果沒有哲學的基礎，在倫理上、政治上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一個人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於變節；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於變節；這樣的人，是一定不能革命的。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革命祇是隨便的一件事情，革命是要有

革命的情緒，革命是要有革命的道德，質言之，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是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的。有哲學基礎的人，就一定有肯定的思想，亦就一定有中心的信仰；有了中心的思想 and 信仰，對於一種主義，至死不貳，這纔可以算是革命的信徒。

大學之道是怎樣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就是一個人生下來賦有的德性。「明明德」就是不要使這生下的德性汨沒，而自己要知道去淬礪它、光大它，可以說就是要確定我們的人生觀。至於「在親民」，可以說，就是要喚起民衆，復興民族，使民衆的生活能夠向上，民族地位能夠平等。「在止於至善」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行爲，都一定要到最好的極點爲止，即是要達到善的極端，纔是止於至善。再切近些說

，我們一個人生在宇宙間，最多活不到一百年，人本是一個爭存的動物，但因為人類進化，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利他的衝動，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貴自覺，而「善」貴及人。自覺就是「明德」，及人就是「至善」。所以一個人有利他的傾向，便能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言〕}；凡是一個人愛父母兄弟、愛人類、愛社會、愛國家、愛民族，都是一點利他性的擴充。不過人類每每蔽於私慾，汨其天性，所以要「明明德」，要「親民」，要「止於至善」，就是說，一個人雖然能自覺，能自強，能親親、仁民、愛物，但是還要「不息」。「不息」就是不做到最善的地方不止，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這就是所謂大學之道。

現在再講「知止」的效用，并且把它譬喻解釋到我們講的主義上來。這「知止」的「止」字，就是「止於至善」。比方我們曉得三民主義，是我們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是最好最善的一個主義，我們就應該把其他一切思想、行動，統統集中在這三民主義上來，止在這主義上，無論其他什麼主義，什麼學說，統統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各種主義中最好的，我們便信仰它，這就是「知止」，就是「止於至善」。既信仰了，我們有了確信，無論什麼學說、主義，都不能搖動，這就是「定」。所以說「知止而後有定」。信仰既定，從此心安理得，所以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必須心安之後，然後能夠考慮，想出種種的方法，所以說「安而後能慮」。把事情考慮妥當，設計周詳，自然能夠實行得到，自然

能夠成功革命，所以說「慮而後能得」。所以我說革命之道，即是大學之道。

總理說：無論那一國的政治哲學，都不及中國大學的政治哲學好〔五〕。亦可以說總理的政治哲學，就完全是體認大學，歸到時代的思想，而用現代科學方法，加以整理出來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便是現在的科學方法了。凡是一種事物，都有一個起頭與終點，這個自然的規律，即是現在的所謂物理。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的本末，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的起點與終點。我們處理事物，能夠知道這個自然的規律，照着去做，這就叫合理，合理就是「近道」。所以我們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先要注重物的本末，事的始終，一定要考察事物的起點在那一點，末端在那一點；還要知道，那

一件事應該先辦，那一件應該後辦，不要應該先辦的拿來後辦，應該後辦的反來先辦：這就是科學的方法。總理學說就是用這科學方法完成的，所以便能合乎大學之道。中國的事做不好，中國的革命不成功，就是因為大家做事，不知道自然的規律，不順着合理的法則，一切公私行爲，顛倒錯亂，不是本末倒置，便是有始無終，這就不合現代科學方法，也就是不合大學之道。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大都是不講本末始終、不知先後的，對於所有事物，既不研究，也不分析，遇着什麼辦什麼，辦到那裏算那裏，沒有計劃，沒有方法，這樣的辦事，那裏辦得通呢？就拿目前的事來說，比如今天有五千多人做紀念週，若是點名要一個個數起來，三點鐘也數不了，但把大家區分一下。政治學校的爲一區分，遺族學校的爲一區分，礮兵

學校的爲一區分，步兵學校的爲一區分，各機關的爲一區分，軍官學校的爲一區分，區分之後，叫各區分的領導人自己分別去點名，不消十分鐘，就可以點好，一點也不會紊亂：這就是所謂條理，也就是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道理，概括起來，就是說有組織。什麼東西都要有一個組織，譬如今天我們要辦一個學校，或要練一師軍隊，乃至要辦其他的團體機關以及一切政治的事情，統統都要有一個組織。這組織兩字，就可以把本末始終先後的意思，表現出來。現在我們都曉得組織的重要，可是幾千年前，我們中國人早已發明這個重要的科學方法了。

我這一段話，就是要我們革命的人，知道革命的學問和方法；革命的學問和方法，不是粗淺的，隨便的，必要有一個哲

(天)

學的基礎。這個最好的哲學基礎，就是現在的孫文學說，就是從前的所謂大學之道。知此，纔能夠配得上講革命。所以說「革命之學，大學也。」我們要完成革命，就先要懂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就先要知道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方法。而止於至善的方法，更須體會「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效用。怎麼樣能夠把這個道理、方法、效用，應用到我們今天的革命事業呢？最緊要的就是要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如果我們革命沒有哲學的基礎，不照科學方法，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

題解

本篇節自革命哲學的重要，係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蔣先生在中央政治學校等聯合

紀念週的演講辭。

作者生平

蔣中正，見第四冊祭總理文課。

注釋

〔一〕大學，本係禮記的一篇，至宋，與中庸、論語、孟子合爲四子書。〔二〕黃埔軍官

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蔣先生作於潮安行營，全文見毛思誠編民國

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十三冊。此文篇首云：『閱牆之禍，甚於外侮之內侵；革命之成

，全憑同志之相愛與相親。傳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革命之道，仁愛之道，亦

親親之道也。大學之道，在於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革命之學，始於格致誠正，而終於修

齊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學也！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三〕孟子

盡心篇中語。〔四〕易乾卦中語。〔五〕見民族主義第六講。

語文對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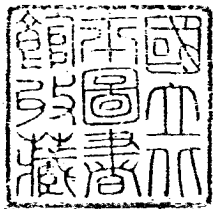
(天)

一個人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於變節；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於變節。——人無確定之人生觀，臨危卽不免變節，於富貴貧賤轉變之際後不免變節。

還要知道，那一件事情應該先辦，那一件應該後辦，不要應該先辦的拿來後辦，應該後辦的反來先辦。——更須知孰所當先，孰所當後，勿後其所當先，而先其所當後。

習題

- (一) 讀三民主義及孫文學說，摘錄與本篇可以互相發明的文字。
- (二) 我們應當怎麼樣發揚光大我們民族固有的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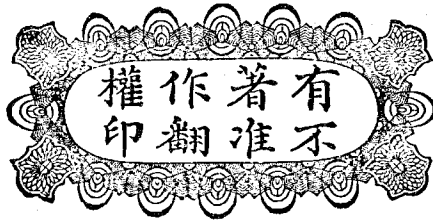
第六冊

三三四

（第六冊終）

（天）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編者 宋文翰

發行人 李虞杰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初中 華文選 (全六冊)

◎ 第六冊定價國幣四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一三四六三)

80

7 7 1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廿五日收訖



(13463)